

上海商務印書館



鄭證因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

鄭證因著

崑
崙
劍
第三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長篇技擊小說

崑崙劍目錄

第三集

- 第一章 頭項裏脫身慶年……………一
- 第二章 龍形八掌劍門七指臨……………九
- 第三章 啞道人教誨勝劍強敵……………一八
- 第四章 玄門一劍……………二六
- 第五章 跨逢古劍交響懷嫌……………三三
- 第六章 老鴉灘畔志抑壯志……………四二
- 第七章 冒險入苗山……………五〇
- 第八章 白雲洞苗家結良友……………五八
- 第九章 救苗女鞭打金錢豹……………六二
- 第十章 傳鞭投鵝躍患昏伏……………七四

MG
1246.58



3 2167 7791 6

武俠技
擊小說
崑崙劍 第三集

鄭證因著

第一章 強項吏脫身魔手

崑崙劍第二集敘述至，崑崙劍容三傳統統令，命一飛門下再入蘭州救鎮守使司馬子謙，而蘭州城內寧遠大將軍幕後收容一班江湖能手，更有雲山二醜為對付龍形八掌棍文佩，亦潛入蘭州，助草上飛韋天民、霍元凱等幾失陷，幸小俠程萬里趕到接應，九娘金環，峨嵋針大劍凶餘，更有風塵異人陰為之助，鎮守使始脫險，至三星旬後，發現龍形八掌棍文佩未出蘭州，不過這班人全知道，他不會失陷在城內，因為韋天民、莫小滄這兩個勁敵，全追到南關，只有七指魔申元化沒跟下來，崔文佩若是只對付他一人，諒還不致有什麼失閃。

此時城外駐紮的官兵，也在亮着隊，這班人不敢過分耽擱，貼着城根下，往東南角這邊轉過來，避開城外大營放哨的軍兵，越過護城河，一直的撲奔三星店，這一段路毫無阻擋，眾人一同回到葦塘內自己的船上，這位司馬子謙老大人，他始終昏沉在霍元凱的背上，也真難為這位老武師，他真是把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今夜把他一身的本領，已經盡量施展出來，算是把這位老大人救出虎口。

崑崙劍 第三集

他把司馬子謙往板鋪上一放，把搭包解下來，柳鴻等全幫着，把這位老人放倒在板鋪上，因為他完全急怒攻心，驚吓過度，慢慢的自能緩醒過來，可是追雲燕子柳鴻依然爲籠形八掌崔文佩担心，船家全是洗馬莊的人，他們也是在關心着主人，小俠程萬里年歲雖輕，他倒是很有見識，告訴船家們只管安心，天亮前不會回來，他沒有失陷在蘭州城的理由，告訴船家趕緊泡一碗薑湯來。

程萬里叫陳天柱把老人扶起，此時果然已經緩得氣息均勻，不過還沒醒轉慢慢的把這碗薑湯給司馬子謙喝下去，柳鴻更親自給老人撫摸身上的穴道，他還不過就是一口濁痰迷住了，薑湯行動開，再加上柳鴻的手法好，司馬子謙喉嚨里嚮了一下，哎喲一聲，醒轉來，倦眼睜開，但是船艙內油燈暗淡，眼前的人辨不真切。

不過這位司馬子謙身軀決不衰弱，他是個武將出身，身經百戰，出入過槍林箭雨，他的體格很健壯，此時略一振作，精神已經恢復，不禁哎喲了一聲道：「我這是到了什麼地方。」此時老武師霍元凱他收拾了自己身上的傷痕，好在他右肋上這一跌跌重，傷痕輕，沒有什麼危險，趕緊敷上些提毒的藥，只有苦肉計脫身，這一劍挨的可够重的，左肩頭左臂，三四寸長的一道血口子，連衣袖全用血染透了，此時鉄掌方飛已經給霍元凱把傷痕包紮好，司馬子謙他忽然想起陳天柱還在扶着他，司馬子謙趕緊的一推陳天柱道：「不用你費心了，我坐的住。」

這時更看出自己是在船艙內，一扭頭看到了霍元凱，司馬子謙不由眉頭一皺恨聲說道：「霍老師

傅，你把我司馬子謙可害苦了，你叫我司馬子謙這一輩子成了洗不清的污名，見不得人的罪犯，我爲官一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你叫我落到這個結果，你居心何忍。」司馬子謙這種無情無理的話，追云燕子柳鴻等全覺着太叫霍老師難過了，他真是拿他自己的命救了司馬子謙這條老命，不必感恩圖報，也不該說這種叫人喘不出氣來的話，柳鴻等全是你看了我，我看了你，不敢出聲。

小快程萬里看着霍元凱他却微笑着也不作聲，霍元凱這時衣服穿好站起來，到了司馬子謙面前，說道：「老大人，你先息怒，你認爲我霍元凱這件事辦的不對，害了你，老大人，你昏迷過去，可是逃出寧遠大將軍行轅後，在他行轅里，你應該清楚了，老大人你到現在還不明白裕昌是何居心，難道你認爲你還能從他手中逃得活命麼？」

司馬子謙沉着面色道：「霍老師，你別認爲我司馬子謙是不近人情，不明恩怨的人，你救我是爲得保全我這條老命，我感激你，至死不忘，可是我是朝廷的官吏，我也就帶着六營兵馬，裕昌他就是把我在蘭州城處治了，我司馬子謙終會有昭雪冤枉之日，霍老師，他誣陷我，搗造了我十款罪狀，那不過是他一手弄成，於我何干，我司馬子謙萬一能够離開蘭州，我自能對付他，我死在他手中，也有人替我伸冤，可是霍老師你把我救出蘭州，你却忘了造成我司馬子謙的罪狀，現在我百口莫贖的罪名擺在這，殺官拒捕，畏罪脫逃，我司馬子謙這一輩子就算這廢完了，可憐我數十年的工夫，爲國爲民，我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百姓，我現在落了個逃犯，我還有什麼力量來洗刷這片冤枉，霍老師，

你毀了我。」

霍元凱把那一隻眼也瞪圓了，注視着司馬子謙沉吟了一下，哼了一聲道：「大人你這麼看，霍元凱不只於是多事，反害了大人一生的操行，老大人，一個人有幾條命？」司馬子謙不答，霍元凱道：「一個人不過是一條命，死了就不能復生，死人口內沒招對，大人你說你死後，有人替你伸冤，有人替你昭雪，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有這種力量，裕昌安心下毒手，不只要你的命，連你那兩位少爺寶麒寶麟，恐怕也難逃活命，官場中，從來是勢在人情在，你被害在蘭州，總然有幾個忠心爲國的好官，想替你昭雪，可是你不是不知道裕昌的勢力，他現在縮四省的兵符，是一個封疆大臣，朝中的親戚戚友，有勢力的有多少，你自己蘭州遇害，誰能替你破死命的，和這種有權有勢的大將軍爲仇結怨，你不過落個含冤地下，作個屈死鬼而已，我霍元凱和一班老師傅們以及同門的師兄弟，伸手來和這個惡魔對敵結怨，正爲得是要爲天地間主持正義，裕昌他這種倒行逆施，憑藉他的勢力，把老大人你陷害在蘭州，我們偏不叫他稱心如願，也正是爲從老大人你身上除掉這個橫征暴斂不恤民命的惡賊官，現在除了用這種手段，把你從虎口中先救出來，然後設法對付他，這種事正是逼權達變，老大人你怎麼倒反嘴怨起我霍元凱來。」

司馬子謙哼了一聲道：「霍老師，我認你把事情也看偏了，你認爲想保全我司馬子謙這條老命，只有用這種非常手段，把我救出蘭州給他個警戒，他或者知難而退，霍老師，恐怕你完全看錯了，裕

昌他自從帶兵以來，那種剛愎自用的性情，只怕我雖賤逃出蘭州，反倒越發給他造成了機會，不只於我這條老命不容易活下去，只怕他再給我加上極厲害的罪名，我司馬子謙親族戚友，全要被我連累。

○

霍元凱道：「老大人，請你不必這樣想，你只管安心，老大人，你對於我們的掌門人，是最信服的人，他此番認為不這樣把你救出蘭州，你定遭毒手，至於此後的事，自有掌門人主持，老大人，難道你還不放心麼？」司馬子謙道：「悟真子倒是我最信仰的人，但是我和他一別十年，始終沒有再會到他，難道他真能爲我司馬子謙來到蘭州對我援手麼？」

霍元凱用手一指身旁的小師弟小俠程萬里，向司馬子謙道：「老大人，此人你沒見過，這就是掌門人最後收的一個得意弟子，他名叫程萬里，爲崑崙派後起之秀，我這個小師弟，就是掌門人的前站，我程師弟只要一到，掌門人也就快到了，老大人只管安心，我們只要接到掌門人的訓示，也就知道我們此後如何安置老大人了。」剛說到這忽然聽得船頭上一陣脚步響，跟着一個來手探頭船門內，低聲招呼道：「師傅們，趕快出來！前邊那片葦塘有異樣的聲音。」霍元凱忙低聲招呼道：「你們不要慌張，跟着扭頭向陳天柱道：『陳師傅，你保護大人，我們出去看看。』霍元凱伸手把八卦刀抓起，小俠程萬里也伸手把九煉金環摘下來，鐵掌方飛，追云燕子柳鴻，各自把兵刃抄到手中，霍元凱頭一個已經竄出船門，水手守在船門旁，低聲向霍元凱道：「老師傅你看，那邊蘆葦梢不是閃動麼？」霍元凱

一翻身，已經竄下船去，方飛柳鴻程萬里全跟蹤竄上岸去，趕緊全把身形俯下去，往前面那片葦塘注意着，果然葦草梢輕輕恍動。

程萬里他頭一個翻身斜往東南縱出去，仍然是落在一片濃密的蘆葦旁，尺許寬的小道上，這種地方，這般人可是力持慎重，不敢冒昧的發動，這就是不看準了人，不動手，因為心中全懸念着，還有自己的人沒退回來，霍元凱、柳鴻、方飛他們可各自往前移動，也是要看到來人的形迹，再動手，此時追云燕子柳鴻，他身形從南邊轉過去，這種地方，雙方行動上全不容易把形迹隱匿得一點不露，因為這種濃密的葦草中，任憑你身形怎樣輕，也不容易叫葦草絲毫不動。

此時追云燕子柳鴻，突然聽得相隔着兩丈多遠，葦草中有人在低聲發話道：「你們先別動，隄防他們暗青子可厲害！」這句話，說得聲音太低，可是柳鴻聽得清楚，不過這個話說的含混不明，分不出敵我來？追云燕子柳鴻，立刻往起一長身，厲聲喝叱道：「什麼人，趕緊答話！」此時小俠程萬里方飛，也全把身形往起一縱，往這邊撲過來，此時那邊的葦草中，啾啾的一響，一個人往起一長身，向這邊低聲招呼道：「老師傅們，全回來了，是我。」追云燕子柳鴻，呀！的一聲驚呼，向這邊竄過來，方飛，小俠程萬里，霍元凱也全聽出，正是跟衆人失散開的，龍形八掌崔文佩。

此時大家趕緊把兵刃收起，柳鴻湊到近前，崔文佩也從葦草中出來，柳鴻道：「崔老師，你怎麼這時才回來？不過我們全不去再接應你，正爲得准知道你尙不致被他們留在蘭州城，你的形迹上這麼

隱密，我們到險些冒昧出手。」龍形八掌崔文佩道：「老大人安然無恙麼？敵人過分扎手，我不敢不小心查看清楚了附近的形勢，再現身相見，我這裏得帶着兩個人回來。」這般人聽着全十分驚異！因爲入蘭州的人，全退出來了，霍元凱趕忙問：「崔老師，你帶回來什麼人。」龍形八掌崔文佩，轉身向蘆葦草內招呼了聲：「你們弟兄快出來吧。」

離開丈餘外的蘆葦草，一陣響從裏邊走出兩個人來，趕情正是司馬子謙的兩位公子，司馬寶麟、司馬寶麟，柳鴻、方飛、程萬里、霍元凱越發的驚異！因爲事情是一伸手就遇到勁敵，兩次入蘭州，這一般風塵俠劍，把所有的力量全用出來，才算把司馬子謙救出虎口，這件事這般人雖則把老大人從一般惡魔手中奪出來，可是十分失利，跟草上飛韋天民，所領率的一般江湖能手，不過是八兩半斤，這般人此後的事，尙不知究竟如何？所以對於司馬子謙的家屬，明知道陷身在蘭州城內，事情鬧的越大，他們的危險也越多，只是無可如何，想不到龍形八掌崔文佩一個人，他竟全把寶麟寶麟全救出蘭州。

霍元凱是頭一個迎上前來，因爲他跟他們父子三人，比較着近些，寶麟寶麟的武功劍術雖則全沒有成就，也得過霍元凱的指點，霍元凱迎過來，口中在問道：「寶麟寶麟，你們脫身虎口，很難得，可是令堂令妹也被他們拘捕了麼？」寶麟慘然說道：「我全家那會走得脫，小姪們本不惜一死，可是總因爲崑崙劍客，已經伸手相救，家父蒙老師傳們捨命援手，能够脫身虎口，我們就是也落在他手中

，到要看看他用什麼手段處置；並且他拘捕我們家屬時，家母更嚴厲的，詰誠我弟兄不准抗拒，只要不聽他老人家的話，就妻一而碰死，所以我們弟兄只好遵從母命，全家就捕，如今崔老師，把我弟兄救出蘭州，真叫我們不敢再說什麼，只是作兒子的，任憑母親妹妹身陷囹圄，自己却逃得活命，我們真是愧死，痛心死！不過我們知道，這是崔老師束手無策，無可如何，看情形，家母和妹妹還不致於有危險，裕昌這個奸賊，只注意到我父子三人，那只有求老師傳們往後再想辦法了。」

霍元凱點點頭道：「寶麒，你明白，事情很難，全作周全了，你不用就心，令堂和令妹，不會有危險的，咱們船上去細談。」小俠程萬里，向龍形八掌崔文佩說道：「崔老師，你真叫我們佩服，你竟能把二位公子救出蘭州，太不容易了，咱們上船，我們到要聽聽脫身的經過。」龍形八掌崔文佩道：「程小俠，你不要過獎，若沒有人暗中相助，我那會這麼容易，把他弟兄救出來，咱們船上再細談。」這時大家一同往水盆子邊走過來，老武師霍元凱，却向寶麒寶麟弟兄二人說道：「你們弟兄兩人，可要在老大人面前，宛轉勸解，老大人這番固執的情形，真叫我們在他面前，無法開口了，他還是抱定了另一種看法，認為我們救了他，反倒害了他，你們弟兄慢慢的勸他吧。」一邊走着，霍元凱更把沒跟他弟兄見過面的方飛、柳鴻、程萬里，全引見一下。

可是程萬里趁勢把蘭州城，救老大人危險的情形，霍元凱用苦肉計，才脫身逃開草上飛章天民的劍下，算是保全老大人生出蘭州，全說與了寶麒寶麟弟兄兩個，這一來寶麒寶麟全感激得流下淚來，

全認爲父親到了這種地步，還依然責備這般捨死相救的人，太不當了，寶麒、寶麟，趕緊向霍元凱柳鴻方飛等謝罪，此時已經走到船邊，在外面可看不見船上的燈火黑沉沉的，船上的水手也全把身形隱起，暗中把守瞭望着，陳天柱此時，在船門口那裏張望着，見自己的人安然無事回來，放了心，衆人相繼上船。

小俠程萬里，跟鉄掌方飛，兩人走在後面，霍元凱領着寶麒寶麟，從跳板已經走上去，龍形八掌崔文佩，是走在後面，這時小俠程萬里，突然一拖鉄掌方飛的衣袖，程萬里倏然轉身，把身軀俯下去，鉄掌方飛就知小俠程萬里是有所見，他隨着一轉身之下，小俠程萬里在自己的耳邊，低聲說：「你往西北看，那邊大約有人。」鉄掌方飛，俯身不動，仔細往那邊看去，此時追云燕子柳鴻，他已經發現程萬里方飛突然把身形伏在岸邊，他已經走上跳板，跟着也倒縱回來，往程萬里、方飛的身旁一落，也把身形一矮，低聲問：「什麼事。」小俠程萬里道：「還沒看清楚，柳老師，你趕緊上船，也許我看走了眼，人多了，太張眼，我們搜索一下以防意外。」柳鴻往遠處看了看，因爲在這種地方，很不容易辨別，蘆葦地中的情形，因爲不時的有風吹過，蘆葦梢時時可以晃動，柳鴻只好縱身退上船頭。

第二章 龍形八掌劍鬪七指魔

他可是因爲寶麟、寶麟才進船艙，恐怕他們一高聲說話，於現在的情形不利，趕忙的探身的向船裏招呼：「不要高聲說話，外面恐怕有敵人出現，釋小俠跟方飛，已經搜索下去，大家不要出船了。」可是小俠釋萬里，跟鉄掌方飛，俯身的一刹那間，這次可看清楚了，在相隔着六七丈外，偏着西北那邊，一片直草地內，喇喇的連響了兩下，小俠釋萬里，突然一個鷓子鑽天式，身形飛縱起，口中却在喝叱着：「大胆狂徒，敢持虎鬚。」他人縱起來，九煉金環也甩起，釋萬里的身形是真快，往高處一拔，再往下一落，已經是三四丈深，鉄掌方飛，也是跟蹤而起，他的身形也够快的，也隨着釋萬里的身後，緊撲過去。

釋萬里一個飢鷹捕兔式，身軀往下一落，九煉金環，隨着砸下去，這一下子並沒砸着，蘆葦中隱藏的人，可是跟着發現，離開他也就是丈餘遠，蘆葦瑟的一響，跟着一條黑影，從裏面縱起來，往西竄，小俠釋萬里這條九煉金環，他跟着往起一抖，向前甩去，瑟噠的，金環一震，跟蹤追過去，金環的頭，奔着這條黑影的背上打去，可是前面這條黑影，往下一落，小俠釋萬里的金環，二次打出，鉄掌方飛，跟蹤趕到，變掌一錯，向前撲擊，這次這條黑影，不往高處縱了，耳中只聽得，蘆葦地中，瑟、瑟，的連響着，裏面的人，東竄一下，西竄一下，小俠釋萬里，這條九煉金環，也發了威，立刻把他抖開，盤旋掃打，縱身撲擊，鉄掌方飛，雖則手中沒持兵刃，可是他這一雙鉄掌，只要追到了，也是照樣的猛往上撲，可是這條黑影，一聲不響，在蘆葦地中，他這麼變換方向，一路逃竄出去，就

很遠了，小俠程萬里跟鉄掌方飛，追得這麼急。

可是這個人，輕身術真有超羣出衆的功夫，工夫一欠，已經辨別出，在蘆葦中逃出去的這個人，他完全施展的是蛇行式，他的身形，始終不往蘆葦草梢上面露出來，小俠程萬里跟鉄掌方飛兩人，隨即把身上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可是這個人他終於逃出這片蘆葦地，離開蘆葦地往北，就是奔蘭州城東南角，前面樹木叢雜，當中又是沒有遮擋的十幾丈長的草地，這個人，身形一竄出去，他竟能施展燕子三抄的輕身術，倏起倏落，已經到了那邊樹林子前竄進林中，程萬里跟方飛兩個人一見這人已經逃進樹林，遇林莫追，所以決不往樹林子附近再追過去了，小俠程萬里哼了聲，罵道：「便宜了你這猴兒鬼子。」可是這時，忽然聽到樹林子那邊，樹帽子上，瑟瑟啦啦的響響着，分明是枝折葉落，可是沒有別的聲音，跟着看到偏着北邊，幾棵大樹頂子上，有兩條黑影，形如巨鳥，在上面，倏起倏落，隨着一片暴響的聲音，眨眼間，這兩條黑影已經消逝得不知去向。

小俠程萬里跟鉄掌方飛，看着這種情形，是十分驚異，兩人認定了那邊有敵人，似乎被人追趕着，逃下去，因為距離着停船處又遠，兩人不敢過分耽擱，追云燕子柳鴻，也跟着趕了來，向小俠程萬里鉄掌方飛問：「可是有敵人在這一帶出現了麼？」鉄掌方飛道：「便宜了這個猴鬼子，被他逃去了。」追云燕子柳鴻道：「我們回船吧，這樣看起來，此處形迹已露，我們還是趕快想隱匿船隻的地方才好。」小俠程萬里道：「回船再商量。」三個人一同穿着蘆葦地，撲奔停船處，陳天柱，也趕來接

應，一同到了船上，進得船艙，只見司馬寶麟、寶麟，全站在床鋪前，臉上帶着淚痕，司馬子謙更是滿面怒容，鬚髮俱張，跟老武師霍元凱，坐在艙船窗邊，彼此全帶着微笑，程萬里等還一進艙來，霍元凱道：「師弟，果真有敵人在一帶出現麼？」小俠程萬里點頭道：「師兄，這裏不是安全之地了。」

霍元凱道：「掌門人的指示，沒有到，我們往那裏移動呢。」程萬里道：「附近有個地方，可去叫水手們收拾預備。」小俠程萬里跟着向那父子三人看了一眼，扭頭來示意，向師兄問怎麼樣？霍元凱不過微笑，並搖了搖頭，程萬里知道，這位老大人仍然是十分固執，寶麟寶麟定然又受了申斥，可是老武師霍元凱，站起來，向司馬子謙說道：「老大人，現在就不必再儘自的爭辯我們救你父子出蘭州，應該不應該，木已成舟，事已作錯，你就是把我們的頭割下來，也沒有法子挽回，現在危險尙多，老大人你總也該想一想，就是我們這般人真把事辦錯，老大人你現在再回蘭州，投案，你把老命送在蘭州，叫裕昌落個稱心如愿，你是否就算盡忠報國，那麼你死在我們這般人面前，你也洗刷不掉自己的罵名，我們是問心無愧，老大人你還是往寬處想吧，現在危險尙多，連我們這般人，是否能逃得活命，誰也沒有這種把握了，老大人，你還信得及我們這般人說什麼就要做什麼，我們定然要把老大人這場冤枉事情，辦個皂白分明，總叫你洗刷去污名，還你的清白，作不到這樣，也就是我們覆滅之時，這總成了。」

司馬子謙抬起頭來，看了看龔元凱，嘆息一聲道：「霍老師，見仁見智，這就是所見不同，也許是我看錯了，好吧，我認了命，不過司馬子謙不是那種無情無義，恩怨不明的人，老師傅們，對於我司馬子謙一家人，捨死忘生的，叫我們活下去，我司馬子謙沒齒難忘，我決不忘了老師傅的恩德。」

剛說到這句，忽然聽得船門外，鏗的一聲響，分明是有青銅鎗落在船板上之聲，龔元凱哦了一聲道：「師弟，快去看，掌門人的指示到了。」小俠程萬里一縱身，竄出船門，他很快的從船板上拾起一點東西，翻身進來，手中拿着一個小紙團，跟兩枚青銅錢，龔元凱看了看，不是掌門人的鉄鉄令，自己可也跟着站起，小俠程萬里，趕緊把這張紙展開，裏面有個小石塊，輕輕的拋在船窗下，趕緊看這張紙，寥寥寫着兩行字，只見上面寫着「強敵被我追走，速移船登陸，飛仙觀暫避。」底下畫着一個缺尖的劍，這師兄弟二人立刻全知道，這字柬的人是誰了，不過別人全不知道，這是何如人，因為這般人在這種地方，暫時隱匿，全是時時警戒着，不敢稍有疎忽，可是來人青鉄傳信，投柬帖，這般人絲毫沒覺察，此人的身手可想而知，龍形八掌崔文佩，也看到上面的字忙問：「程小俠，我們可是得立時走麼？」程萬里道：「霍老師，你吩咐水手，立時開船，告訴船上的弟兄們，叫他們順着河道往東北轉下去，過了三個水灣子，前面看到一排濃密的大樹林，立刻停船，這時龍形八掌崔文佩他已經游測到，在船頭青鉄傳信，投柬指示，既不是隱密劍客本身，小俠程萬里跟龔元凱全在這里，這大約是助自己引領司馬子謙兩位公子逃出蘭州那個人是一個人了。」

船隻此時已然在水手們蹣跚輕快的手腳下，動作上全沒有多大聲音，船立刻離開了這片葦塘的水岔子，往前緩緩的走着，因為木槳不叫他帶出多大聲音，崔文佩向程萬里霍元凱道：「這個字東上所畫的缺尖劍，你們師兄弟已經知道是何如人？可是方才我說從蘭州城退出的情形，暗中有個具非常身手的能人，他始終不肯和我正式對面，我連番問了幾次，也不肯答應，可是寶麒寶麟弟兄二人，出蘭州城，完全仗這人之力，可是我也略看出他的形狀，是一個支門道士，我很疑心，就是崑崙派掌門人，所以我倒不肯過分的非看到他廬山真面目不可，這是不是就是一人。」

小俠程萬里含笑搖了搖頭道：「崔老師，好在現在船是走着，我們把話聲放得低些，不致走露風聲，崔老師大約也知道，我們掌門人，此時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够在蘭州城露出形跡來，現在的情形，我們全知道很難應付，倘若我恩師再一露面，恐怕將來的風波，要比此時厲害十倍，就許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蘭州城屢次相助，和現在代掌門人傳遞指示，這就是那崑崙道人，崔老師也略有耳聞麼？」

龍形八掌崔文佩點頭道：「趕情是鐵囊羽士，他也是近數十年中，江湖中少見的人物，行蹤飄忽，輕易見不到他的真面目，和崑崙劍客一樣的行爲，莫怪在蘭州城內有那般好身手，可借這個人，他天賦這麼厚，他的武功劍術，我認爲已經到了爐火純青，但是據我聽的情形很不近情，凡是聲音暗啞的人，耳音多半的失去了敏銳，這是不能避免的缺陷，可是這位崑崙道人鐵囊羽士，他和一班人不同

，他除去不能說話之外，所有目光，耳音銳利靈敏勝過常人，這真是江湖中什麼奇異的人全有了。」

小俠程萬里看蒼老武師靈元凱，彼此相視一笑，龍形八掌崔文佩看到他兄弟的情形，立刻說道：「蒼老師，程小俠，難道我說的不對麼，這實在因為我見聞太淺，知道的不多，這位風塵異人，究竟是怎麼個出身，也可以叫我崔文佩多些見識，多知道些武林異事麼？」此時陳天柱、方飛，不住的往艙門外張望着，船隻所經過之處，荒僻異常，有的時候，水極深，有時候這隻船好像進了蘆葦塘，船走着時時的有阻礙，水太淺了，可是一點別的動靜沒有，按着程萬里所吩咐的情形，這段路不近，這位龍形八掌崔文佩也難怪他這麼盡自追問，因為從將軍行轅，和一班勁敵，盡全力的拚鬥，保護司馬子謙，好逃出蘭州城，靈元凱小俠程萬里，追云燕子柳鴻，鉄掌方飛，陳天柱，個人手底下全應付着一班勁敵，且戰且走。

龍形八掌崔文佩已經退出行轅來，可是七指龐申元化，他突然把龍形八掌崔文佩的去路阻住，九煉金絲蛇骨鞭，如疾風暴雨，把崔文佩的去路阻住，崔文佩，也因為這就是自己一不兩立的對頭，所以手底下也決不留情，認爲雪山二醜失去了江湖道的行爲，這種言而無信，等於一班下流江湖道的無恥舉動，在蘭州城這麼一遇上，只有分生死，拚存亡，再沒有什麼顧忌了，跟他們到洗馬莊尋仇報復的情形不同了。

崔文佩這口青雲劍，把招術施展開，奔、騰、刺、擊，上下翻飛，兩下動手已經有十幾招，可是

崔文佩看到翟元觀背着老大人司馬子謙，已經退出將軍的行轅，自己不願意盡自戀戰，知道個人的事，和司馬子謙的事，今夜決不會作澈底的解決，現在和草上飛章天民所爭的就是司馬子謙的存亡，自己本身的事，不能在這時跟他非見個水落石出不可，個人劍術上，雖則有精純獨到的功夫，可是七指應申元化這條九煉金絲蛇骨鞭，也不是弱者，一時間不容易取勝，所以崔文佩也想着先退出蘭州，不跟他再纏戰了。

這時二人動手隨着手底下招術移動着，已經到了行轅的東邊一片民房上面，崔文佩掌中劍，一個太公釣魚式，猝然變招爲野馬分鬃，劍往下一翻，甩右臂抖劍橫斬，七指應申元化雙手握九煉金絲蛇骨鞭，往上一崩，往下一沉，可是崔文佩的劍，往回猛一抽招，右腳反往前一欺，腳尖點屋頂，全身往前一探，劍又送上來，一個織女投梭式，照着七指應申元化的左肋下刺進來。

這一來申元化不敢用蛇骨鞭再往外封，因爲知道崔文佩的腕力很足，這種劍招若不能用蛇骨鞭把他的劍崩出去，傷不着左肋，左腿也逃不開，所以左手一鬆蛇骨鞭的前把，鞭頭向後甩，人隨鞭起，身形反縱出去，好像是被蛇骨鞭把他的身形提出去，崔文佩這一劍雖則刺空，自己正是以進爲退，翻身一縱，已經向東竄出來，可是往這邊的民房一落，口中却喊了個「打」字。

那七指應申元化身形輕快的也是超羣出衆，他將鞭縱身竄出去，可是往西邊屋頂上一落時，面向着西，蛇骨鞭猛然而向回一帶，反尾回來，從自己右膝下往後一抖，仍然是人隨鞭起，反撲回來，這種

一退一進，真如電光石火一般，龍形八掌崔文佩就知道他必然要跟蹤追趕，立刻這個「打」字喊出，右掌已經在一振腕子下，四粒太極五芒珠，照着七指慶申元化打過來，這一掌暗器，若換在稍微弱的敵人，決難逃避。

可是七指慶申元化身形一撲回來，崔文佩的喊聲出口，他已經丹田氣往下一沉，身形往下一落，掌中的九煉金絲蛇骨鞭，瑟瑟的盤旋疾轉，竟自在自己的面前上下一翻，四粒五芒珠完全被磕出去，更帶着譏諷的口吻，喊了聲：「好暗器。」崔文佩是斜往東南縱出去，申元化把五芒珠磕出去，口中喊着你往那裏走，他剛一俯身，突然聽得背後喊了：「狂徒」二字，一股子勁風奔自己後腦打到，風聲非常筋勁，這種暗器的分量一定是很大。

七指慶申元化趕緊的左脚踏右腿旁一上步，蛇骨鞭隨着從右往後斜翻身之式，蛇骨鞭竟橫着向後一翻，叭啞跟暗器碰個正着，是一塊瓦邊被蛇骨鞭砸得粉碎，申元化厲聲喝罵：「那個小輩敢暗算申老師。」他估測着發暗器的方向，正在行轅東大牆這邊的民房上，他可不顧追趕崔文佩，把蛇骨鞭一抖，這次他不往高處縱，塌着屋面，往前一擊身，一個蛇形式，向西猛撲過來，可是他撲到這邊，暗算他的人，如一縷輕煙，騰空拔起，反往南逃出去，往下一落，就出去兩三丈遠。

可是人只管逃，瓦片不閒着，一片跟一片的照着七指慶申元化打來，弄得申元化身邊倒真個火燒熱鬧，叭叭的一片暴響着，他的九煉金絲蛇骨鞭用力舞動，盤旋掃打，崩的碎瓦紛飛，從南邊又越過

行轅旁的一道長衛，下面離則有馬步軍兵，望到一點影子，喝喊弓箭手放箭時，人已經早撲進行轅。

第三章 啞道人救麒麟劍強敵

申元化也緊追着他往行轅這邊飛縱上來，這個逃的人撈不啻瓦片，可是保護的軍兵這一排亂箭全照顧了申元化，趕到看見申元化背上有韋天民所發的標記，人已經竄進行轅，這個人是橫穿着行轅，一直往西，申元化限過兩排房屋來，把人已經追丟了，犖形八掌崔文佩太極五芒珠打空之後，身形縱出去，他可發現了有人暗算七指隨申元化，自己不敢再辨別是什麼人，從東邊一片民房上直撲西南，才到了前面那道橫街。

崔文佩略一張望，打量形勢，因為這一帶街上房口，全有官兵箭手埋伏，可是略一停頓之下，突然覺得背後有一陣風撲到，崔文佩趕緊往右一恍肩頭，向東斜縱，閃避來人，自己右肩頭後被拍了一下，崔文佩身形轉過來用掌中劍向後猛劈，可是眼中看到一人，從自己身後已經向東北飛縱出去，往前面三丈外一落，這個人似乎斜轉身，寬大的衣袖，向崔文佩揮動了一下，跟着翻身縱去，崔文佩辨不清這人的面貌，但是此人決無惡意，因為他身形太快了，自己覺查背後風驟時，倘若敵人是敵人，恐怕自己早死在這人手底下，能拍到自己的肩頭，還不能取自己這條命麼。

崔文佩看出這人似乎有叫自己跟隨他往東北那邊去，崔文佩一俯身，騰身一縱追了過來，左右看

一下，附近無人，七指聽申元化早走遠了，忙低聲喝問：「前面是那一位。」可是此人並不答應，仍然是倏起倏落，在屋面上縱躍如飛，往東北也就是出來一二十丈遠，又改變了方向，反奔西北，這可是斜撲行轅的後面了，崔文佩已經跟蹤趕過來，焉能半途而廢的不見個起落，所以緊追下來，眼看着已經到了這座行轅的東北角，下面可仍然是有馬步軍兵圍繞着，下面保護着行轅的圍牆。

前面這個人分明是要進行轅，崔文佩趁這時越發追得緊，可是這個人到了民房上，一個燕子掠波式，他竟自往下面猛撲了去，身形一到下面，軍兵們一片吶喊呼叫之聲，崔文佩身形在民房邊上一停，只見下去這個人，看不見他拿着什麼兵器，只是他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很像道袍，兩隻又肥又長的袖管，却上下舞動，隨着他身形盤旋，他衣袖所拂到之處，軍兵們有的刀槍出了手，有的被打得怪叫，剎那間就有十幾個帶傷的，這一來就亂了，可是這些軍兵他們是有軍令威脅住他們，這種地方不敢只顧逃命，仍然是往上撲，可是這個人如同虎入羊羣，他忽南忽北，眨眼間，靠着東北角圍牆下這一帶，十幾丈內就完全的被這個人兩隻衣袖掃蕩得軍兵們傷的逃的，一片呼叫之聲，這個人忽然一個鍋子鑽天，身形縱起，翻上圍牆。

崔文佩心說好怪！我怎的這麼糊塗，他分明是給我作開路先鋒，我却停留不前看起來熱鬧來，自己趕緊一飄身，往下面一落，一個旱地拔葱，聳身躍起，翻上圍牆，這個人並沒走遠，相隔着也就是兩丈左右，他似乎在等待着崔文佩，崔文佩往前一縱身，想追近了他，可是這個人又似乎非躲避崔文佩

不可，崔文佩追過來，他已經一對身，一個趕浪登波式，眼前是兩排平房，這是行轅的東偏院。

前面這個人，他似乎對於房屋形勢很熟，他並沒往前面的房頂上落，身形竄過去，竟往房下落去，崔文佩覺得這個人，不只於功夫好，胆量也太大了，就是熟悉行轅的形勢，這麼頭朝下脚朝上的往房下落，若是下面有護行轅的能手，他是非吃大虧不可，崔文佩往這邊一落撲空，二次騰身，往西竄過來，往這邊的屋頂靠前簷這邊一落時，趕緊把身形往下一矮，因為眼中看到下面還有燈光，並且下面的聲音也刺耳，砰砰的一連兩聲響，隨着哎喲哎喲的聲音，崔文佩仔細看時，下面已然動了手。

這里大約有一小隊軍兵，在守衛着這排東房，並且在牆上還插着兩支官衙燈，這個人一下去，就把下面的軍兵打傷了兩個，全摔出去起不來，跟着還有三個掄矮刀的往上撲，一陣兵刃落地之聲，一連又是幾聲呼號，被這個人一連又拋出兩個，全摔出丈餘遠，剩了最後一個，只吮了一聲，已經倒在牆邊，這個人雙臂一抖，兩支官衙燈被打滅，崔文佩這次雖則在他肥大的袖子擺動，身形不停，可是因為離的太近了，已經約略辨別出，是一個花白頭髮，相貌古怪的道士，眼前已經黑暗，崔文佩是略擡目光，飄身而下，自己低聲招呼：「道長何人。」可是決沒有答聲的，耳中聽的噓以一聲，崔文佩趕緊的往房對面前面房屋的後簷一貼，用劍護住了身。

跟着聽得對面的屋中，鎖線響，又是鉄器折斷之聲，耳中更聽得有人在問着：「你是什麼人？我們不走，母親妹妹全困在這里。」可是跟着發話人的聲音變了，似乎很急，帶着掙扎之聲道：「你這

樣我可喊叫了。」可是跟着屋門那里砰的一下，被人踹開，已經有人從屋中縱出來，直撲崔文佩的面前，竟有一個人向自己懷中撞來，這一下子，把崔文佩吓着了，他可知道不是敵人，但是式子太疾，自己的青雲劍斜在面前橫着，人撞過來，崔文佩趕緊的把右手劍往下一沉，自己大腿的中衣，全被劍掃破，算是沒傷着這個人，這人跟自己撞個滿懷。

崔文佩趕緊用左手一抓，抄住這個人的右臂，低聲喝問：「你是誰？」可是撞過來的人，也在喝叱着：「你是什麼人強我走？」崔文佩在鎮守使衙門已經見到過司馬子謙的兩位公子，此時揣情度理，聽到這人喝問的口音，就知道是他們弟兄二人，可是這個老道太怪，一語不發，真把自己悶死，不過這種地方不容遲疑，崔文佩趕緊的低聲說道：「你是司馬公子麼？隨我走。」因為他已經看到那個老道，已經把另一個背在身上，竄上東房屋頂，情形是在等待。

崔文佩不敢遲疑了，也不管司馬公子願意不願意，先逃出行轅再說，把身形一橫，脊背向後一轉，一個猛勁，把人跌在背上，左臂向下一抄，已經把人背好，提丹田氣，聳身竄上房頭，那個老道他此時才往前縱去，龍形八掌崔文佩隨着這個老道的後面跟蹤而進。

崔文佩背上所背的，正是司馬寶蟻，他此時也不敢過分的掙扎了，因為這弟兄兩人，決不像他父親那麼固執，事情一發作，這哥兒兩個就願意全逃出去，不過是希望着全家脫身虎口，現在母親妹妹全陷身將軍行轅內，哥兩個，被人救出來，實非所愿，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也就無可如何了，此時崔

文佩隨在老道的後面，已經越過兩處偏院的屋頂，這個老道雖則錯着一個人，還是那麼縱躍如飛，此時他可是變換了方向，奔了正北，這是撲奔了將軍行轅的後面。

眨眼間已經到了這座行轅的後圍牆，可是在後面這一帶，因為寧遠大將軍裕昌，他的眷屬全在行轅內，此時圍牆內宅四週的屋頂上，散佈著四十多名年輕力壯，身手矯捷的軍兵，跟蘭州府地面上四名辦案的捕快，這個老道背着司馬實麟，剛往東邊一躡身，爲是斜往北大驕寶上去，這時從東邊一排高大房坡的後面，飛縱起兩人，一口刀，一條七節鞭，照着老道的身上猛砍，猛揮，這裏埋伏的人，他們掩護的非常巧妙，驟然開到這裏，真不容易看出伏守的人，在什麼地方。

此時這兩個蘭州府的捕快一撲到，這個老道，他猝然把身形往下一矮，可是他決沒往遠處縱，只把上半身斜向左一閃，右臂往上一揮，他那龐大的道袍，袖管一抖開，竟自向這兩件兵器上揮去，噗一聲把七節鞭反捲住，那個使刀的，刀也砍出，這條七節鞭，竟被他衣袖捲住，向左甩出去，可是這個老道的衣袖，又是撲噹一響，竟用袖管把這個使七節鞭的左半邊險打傷，龍形八掌崔文佩此時，可也撲到，這時正是那使刀的，二次掄刀往這個老道的右臂上砍來，崔文佩掌中的青雲劍，往前一遞，腕子一用力，響的一聲，把他的刀崩個正著，崔文佩腕底翻雲，劍身微往下一沉，腕子往裏一合，撲哧一下，這一劍正扎在這個捕快的左膀上，崔文佩跟這個老道，不約而同，全是向北一躡身，出來丈多遠，可是這一擄了兩名捕快，人不敢往左再撲，還有兩名捕快，立刻把銅哨子吹起，箭手們，

跟着發動，瑟瑟的就是一排箭，向當中撥射。

這個老道，身形往北邊一落，他的一條右臂揮動，肥大的袖管，帶得風響，把箭全給掃打飛了，可是這種地方，最不利，龍形八掌崔文佩，他在屋頂上，也把身形矮下去，掌中青雲劍，隨着身形疾轉，盤旋舞動，這種地方，可就不能等待着，彼此打招呼；何況這個老道，好像是個嘔叭，不能開口，現在最危險，是背上所背的人，所以龍形八掌崔文佩，腳底下用足了力，一個飛鳥投林式，首先往北面的圍牆上撲來，可是那個老道，他反往東一縱身，竟自向一羣伏守的軍兵，頭頂上落去，他身軀往那邊一落，軍兵們手中的弓箭，全不能用了，各自拔刀往上猛攻。

這一來老道得了手，他這條左臂，揮動，軍兵們被打得東逃西竄，眨眼間就有四五個被打下房去，軍兵們被迫得一現身，他們這一隱藏不住，這個老道立刻如同虎入羊羣，從東邊這排屋頂上，一直往北，這一帶涌共也不過十幾名身手矯捷的軍兵們，可就擋不住這個老道了，老道也撲到北牆，龍形八掌崔文佩，他已經頭一個翻上大牆，但是行轅外面，也佈置好大隊的軍兵，崔文佩因為在這種情形下，沒有遲疑思索的工夫，自己剛要往下一飄身，可是下面的軍兵，已經聽到行轅裏面銅鑼子跟呼喚喊叫的聲音，他們知道是有叛徒們往外闖，全是張弓搭箭，認扣填弦，崔文佩身形一到大牆上，因為背上背着人，不能在牆頭上伏身隱蔽，下面的軍兵，已經發現了崔文佩，立刻嗖嗖的就是三枝箭，向崔文佩射來，崔文佩掌中青雲劍，往起一翻，把三枝箭全磕出去，可是那個老道，已經從東北角翻上

北大牆，他往牆頭一落，趕情手底下已經提着一名被打傷的軍兵，此時他手底下一用力，把提着這名軍兵，向大牆對面一名武職官身上拋去，從這壁高的地方，把一個人拋下去，那名武職官，被砸的一聲怪叫，已經當時斃命，軍兵們一亂。

這個老道一聲長嘯，這種聲音極大，仰隨着嘯聲，已經身形撲下去，附近二十多名軍兵，見他們帶隊的哨官被砸死，一個猛勁，全慌着跑過來救護，這個老道已經從上面撲下來，龍形八掌崔文佩，知道時機是稍縱即逝，西邊還有伏守的軍兵，也就撲過來，自己腳底下用力一蹬牆頭，口中也是在嘩嘩着，人隨聲下，跟這個老道不差先後，落到下面，崔文佩這口青雲劍，揮動，口中在厲聲喝叱：「要命的閃開，軍兵們雖則還想奮勇動手堵截來人，那知道這兩個生龍活虎，一口劍一雙鐵掌，往東西撲擊之下，軍兵們兵刃出手，被打傷被寶劍掃傷，滾爬着逃命，崔文佩可不愿意多殺傷這般軍兵，這口劍逼得他們一逃竄，自己趕緊一翻身，已經竄上對面的民房屋頂，這個老道可也跟蹤而上，就在兩個人才翻上民房的剎那間，突然聽得北大牆那邊，有人厲聲喝喊：「反賊們，還想往那裏逃。」龍形八掌崔文佩一回頭，看到北大牆那邊牆頭上立定一人，把他手中一條軟兵器，往上一揮，就知道是那個七指庵申元化，已經追到，崔文佩就往北縱出六七尺來，一轉身，預備他撲過來，只好跟他動手一拚。

自己知道雪出一鷗的輕身術，全有極精純的功夫，現在自己背上背着一個人，想逃走決走不脫，

可是這時老道已然隨着崔文佩也往這邊一縱，他右臂往西一揮，更用手往西北一指，崔文佩還在遲疑，這個老道從左往後一轉身順勢把他肥大的袖管，向崔文佩的右膀上一拂，崔文佩被震得身軀向左摔了一下，自己知道他是示意自己，先行奔西北逃下去，不准再等待他，崔文佩只好一連兩個縱身，順着一片民房上，逃下來，可是仍然注意着老道，自己往一片高大的房屋後一矮身，向東路上看去，那個七指魔申元化果然已經追過來。

可是隨着申元化的身形往這邊撲，那邊離着屋頂有四五尺高，嘩啦啦的連聲暴響着，老道往西北這邊一縱身，往下一矮，跟着一連就是一片暴響，七指魔申元化，他每次一撲過來，就得停頓一下，把九煉金絲蛇骨鞭，舞動撥打，崔文佩已經辨別出，這個老道完全是用民房屋頂上的瓦片，阻擋七指魔申元化，可是瓦片的打法十分驚人，暴響的聲響，決不是被蛇骨鞭磕飛了，發出來的，完全是老道用鴛鴦鏢的打法，自己一出手，就是兩片，叫他互相猛撞，自行震碎，申元化可吃了大苦子。

這個老道的腕力非常大，他這種鴛鴦鏢打法，非常的厲害，碎瓦片崩出去，七指魔申元化只要閃避略遲，身上就能帶傷，尤其比暗器難擋，瓦片在屋頂上隨手可以撈得，所以連續打出，七指魔申元化雖則不甘心，可是他追得緊，老道瓦片打得緊，崔文佩被老道指示的往西北退，可是此時老道却往正北退下去，崔文佩心想，既然遇到這種風塵異人，安心救寶麟寶麟弟兄逃出蘭州，自己就無須再等待他了，自問自己，有本領沒本領，帶着這位公子逃出蘭州城，老道有這般好身手，還用得自己的照

顧麼；崔文佩拿定了主意，自己不再等待，一直的撲奔西北。

第四章 支門一劍

越過前面的一道長街，崔文佩已經退出有一里多地，老道的情形，自己可就不知道了，好在崔文佩拿定了主意，自己是先行出城，回到三星甸船上，老道定然能够把人也送到那裏，不過崔文佩是應該奔南關，可是老道指示自己往西北逃，崔文佩再不能改變方向，剛往前撲奔偏着北邊的一條街道旁，黑沉沉一片屋頂上面突然從北邊一片民房上面，倏起倏落，飛縱過一條黑影來，崔文佩趕緊往下一俯身，把青雲劍，往面前一橫，蓄勢以待，因為在黑沉沉屋面上，不離得太近了，辨不清來人，這時這條黑影已然撲近，崔文佩辨別出，正是老道已經退下來，崔文佩因為這一片屋頂上十分僻靜，雖則附近街道上還是人喊馬嘶，可是離着這邊稍遠，崔文佩趁這時，往起一長身，口中忙招呼：「道長你的武功本領，叫我崔文佩敬服萬分，道長可否指示道長的法號。」那知道崔文佩是自問，往近前一落，只從鼻孔中哼了一聲，他的身形縱起，一直撲奔正北，身形決不停留，崔文佩認定這個老道，真是怪人，因為崔文佩始終不信他是個啞叭，自己只好跟蹤而進。

這個老道，在這一帶，似乎形勢上很熟，輕登巧縱，窺房越脊，一直的撲奔西城，順着城牆一帶，還有不少馬步軍兵，此時似乎南關那邊，正有變亂的事，遠遠聽得那一帶吶喊殺聲，前面正有一隊

軍兵，順着西城牆下，往南撲去，這個老道，此時比崔文佩又快得多，已經出去有十幾丈遠，他從屋頂上，已經翻落街心，正好一隊軍兵，往南緊撲過去，老道已經飛撲城牆下，趕到崔文佩也追過來時，老道已經順着偏着南邊一座馬道，翻上城去，此時城頭上的軍兵，一陣嘩亂，狂喊着奔逃，趕到崔文佩翻上城頭，眼中看到那個老道，已經貼近城牆外口，一個垛口邊，他身上背着的人，已經沒有了。崔文佩發身竄過來，這個老道只把手往垛口上一拍，更用手向城下一指。

此時城牆的北邊遠遠又有一隊軍兵，跟敗殘的軍兵，會合一處，仍往這邊撲過來，這一來，情勢又非常緊急，老道已經一個旱地拔葱，聳身躍起，從垛口前，飛縱出去，崔文佩知道他是往北邊阻擋官兵，可是自己此時已經發現，垛口上套着一根巨繩，向下垂下去，崔文佩知道，這是叫自己從此處往下退，並且知道老道所救的這位公子，已經緣繩而下，崔文佩此時可不敢冒險，自己帶着這位公子，順着這條巨繩下去，老道已經往北迎敵，勢難兼顧，倘若此時追趕的人到了，一刀把巨繩砍斷，就得全摔死在城下，崔文佩趕緊把左手一鬆，把背上的人退下來，司馬寶麒忙的招呼道：「老師傅，你是那一位？我還不知道。」崔文佩道：「那邊官兵就要撲過來，我叫崔文佩，你是寶麒麼？你可能緣着這巨繩下去，我可給你照顧着垛口這裏的繩索套。」司馬寶麒道：「原來是崔老師，我是寶麒，我寶麟弟弟呢。」崔文佩道：「大約已到城下。」司馬寶麒此時把雙臂震動一下，口中答道：「我是可以下去。」他跟着探身抓着了垛口外的巨索，身形一翻，已經到了垛口下，崔文佩此時把身形伏在垛

口旁，往北張望著，只見那邊撲撲來的官兵，一片嘩亂的聲音，他們所帶的燈籠火把，也是在火星子亂飛，知道是那個老道，已經動了手，崔文佩不住探頭向下張望，跟著有人在下面已經喊了聲：「崔老師。」崔文佩知道寶麟已經安然到了下面，自己趕緊一翻身，寶劍押在背上，抓住了繩索，順着繩索很快的到了下面，果然寶麟寶麟，全在城根下等待着，這條巨索，可不能再管他了，認定了那個老道他只要得了手，他定能把這條巨索除去。

崔文佩趕緊向寶麟寶麟招呼道：「二位公子，尊大人現在三星甸船上，咱們渡過護城河，隄防着這裏駐守的軍兵，我們從西城這邊轉過去，穿着那片樹林子，只要到了那邊葦塘內，就算逃出危險地了。」司馬寶麟向崔文佩道：「崔老師，方才救小姪出來的那位道長，他究竟是誰，怎麼我連問幾次話，不肯答應。」崔文佩道：「我也正在疑心？他是否就是崑崙派的掌門人，崑崙劍客悟真子。」司馬寶麟忙答道：「崔老師，崑崙劍客，當初和我父親見面時，到如今差不多，已經十年，我們雖則年歲小，却還記得道長他那份像貌，不會忘掉，決不是現在這位道長，這種怪樣。」崔文佩道：「這位風塵異人，真叫人難猜測，等着我們問問雲老師傅和程小俠，就知道了，咱們趕緊走。」崔文佩在前面引路，順着牆根下，黑暗處往南出來一箭多地遠，找到一處護城河較窄的地方，崔文佩把這弟兄兩人，帶過護城河邊，俯身疾走，這好在是已經到了城牆西南角的附近，從一處紮營距離比較大的地方，越過軍兵防守之處，斜竄進南關外一片大樹林。

仗着城門始終不敢開，城裏雖則那麼擾亂着，城外的駐軍，他們只防備着鎮守使司馬子謙，所統率的軍兵嘩變攻城，所以貼近城門護城的一帶，反到不十分注意了，崔文佩帶着司馬寶麟寶麟，這才竄進了葦塘，逃回船上，這就是龍形八掌崔文佩救寶麟寶麟經過的情形，此時他們的船因爲又是接到那個怪道人的指示，他是替崑崙派掌門人悟真子傳諭，此時船走着，崔文佩、柳鴻、方飛、陳天柱也全是對於這個老道，懷疑着？他有這麼一身驚人絕技，這真是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看他這身本領，可以說有萬馬千軍，也擋不住他，可是這般人全不知道這個人出身來歷，這個人也不出名，司馬子謙，雖則在蘭州被捕，這條老命就是不當時送在寧遠大將軍裕昌手內，可是老大人決逃不過裕昌的嚴刑取供，因爲這般人，頭一天晚上退出蘭州城，第二天是一白天的工夫，任憑你有多大本領，也不敢在白天闖進蘭州，可是那一天的工夫，就完全仗着這位風塵異人，玄門道長，在蘭州城內，一個大白天，能夠到處放火擾亂他，大將軍裕昌就沒敢審問司馬子謙，可是這個人他不止於對於敵人不肯和他們正式對面，他照樣的躲避着這般俠義道，這種情形，崔文佩等全願意知道此人的來歷。

此時崔文佩等全向程小俠追問，崔文佩更告訴程萬里，自己已經判明他決不是嘔叭，可是爲什麼對於這般人，也不肯開口說半句話，在江湖中還沒見過這種怪人。『小俠程萬里，探身向船門外看了看，此時東方已經現出一片曙光，天就這麼亮了，程小俠向崔文佩說道：『崔老師，這位道長的出身，我們的大師兄全知道的不清楚，崔老師猜測的不差，此人決不是嘔叭，你等一等，現在咱們應該查

岸，到了地方，我索興詳細的和大家談一番，果然此時船已經到了指定的地方，釋萬里道：「船靠岸我們應該下船了，崔老師你把你應用東西，收拾一下，這兩隻船不能在這一帶再停留，我們此後必須把形蹤完全隱匿起來，崔老師打發他們，把這兩條船開走，叫他們把船開過崆峒山，在洮河灣停船等候，好在那一帶等我們的人。」

崔文佩答應着，趕緊走出船門，船正靠在一片蘆葦極深的地方，崔文佩已經告訴自己的船夫，叫他們把船開到洮河灣，司馬寶麟、寶麟、弟兄兩個，把司馬子謙架下船來，衆人各帶着兵刃，包裹，走進一片濃密的葦塘，釋萬里前邊引路，這片蘆葦特別的高，蘆葦梢過了人的頭頂，從里面一陣緊走，先前是一點道路沒有，出來很遠一段路，這才找到一條尺許寬的小道，看方向是一直奔蘭州的西北，從這條小道又走出半里路來，遠遠看到林木蒼蒼，樹林子後面，山勢陡起，穿過這大片的樹林子，一直的順着一片山脚下，往西又走出一里多路，小俠釋萬里扭頭向龍形八掌崔文佩道：「崔老師，這一帶的地勢可够荒涼麼，這一帶既沒有農田，也沒有果木林，雖則草木這麼茂，輕易看不到人跡，我們再走二里多路也就到了。」

順着山邊往山坡上從一片片老松林下穿過來，前邊看到一個很小的山口，地上野草的情形，就辨別出不是通行的道路，找不出什麼踐踏的痕跡，霍元凱等全是十分注意着司馬子謙老大人，可是他父親三人腳底下一樣走得那麼快，知道這位鎮守使雖則現在已經作了統兵的大員，可是多年來，他是一

個久經戰陣的帶兵官，所以有了年歲，還和常人不同，霍元凱等全隨在他父子三人的後面，從這條很狹的山道往裏邊走進來，道路是崎嶇難行。

進山口不遠，往西又繞過一段高崗，往北走有一段路寬的小道，可是直通着一段高崗上面，崗頭上樹木叢雜，濃陰蔽天，隱約的見樹林內，露出一角紅牆，小俠程萬星回頭向大家招呼道：「你們看，前面那就是飛仙觀，我們暫作棲身之地，這個地方於我們現在的情形很便利。」崔文佩霍元凱等一邊走着打量四週的情形，果然這個地方形勢很好，從山下往山上看，決看不見飛仙觀，全被山上的樹林子掩蔽住，可是從上面却能看到山前一帶，附近數里內的形勢，全收入眼底，現在得時時提防着一斑勁敵，跟蹤追跡，這個地方不用查視，只要派一個人，在高處瞭望着，敵人就不容易侵入飛仙觀。穿着崗頭這片樹林進來，廟門是正向着前面的山道，這個廟情形並不大，可是很古老，紅牆到處剝落，歲久失修，可是還沒有攤塌的地方，山門油漆的顏色，已經褪得成了兩扇土色的木門，在門頭上面却是石刻的飛仙觀三個字，這個門額，跟所有看到的廟宇不同，雖是石刻，可看出完全用鉄筆刻竹的手法，在石頭上寫出來的，字跡非常的蒼老奮勁，不知道是什麼年月，什麼人留下這種手蹟？

廟門關得很嚴，小俠程萬星向前叩門，連打了兩遍，里面有人答應着走出來，隔着門問：「可是要借廟燒香嗎？」程萬星忙招呼道：「悟明師傅，請你趕快開門。」跟着門開處，見一名老道士，年紀總有七旬左右，鬚髮花白，可是精神十分矍鑠，頭上挽着髮髻，撥着一根木簪，穿着件藍布道袍，

下兩白襪雲鞋，這麼古老的廟，跟這個骨格不俗的老道士，龍形八掌崔文佩跟柳海方飛等知道這也是風塵中人物。

他看到這班人，趕忙的往旁一閃身，稽首行禮，口中說着：「衆位里請吧。」這偶老道士對於這班人沒有稱呼，他似乎已經知道這班人的來歷。

程萬里往旁一閃身，向司馬寶麟寶麟一揮手，叫他弟兄二人伴隨着司馬子謙先走進去，衆人跟隨着進了廟門，程萬里自己把廟門關閉，却低聲向營元凱道：「師兄，隨着悟明道長到後面丹房歇息，我到外面看一看。」營元凱點點頭，小俠程萬里一聲身，翻上廟牆，跟着已經飄身落在外面，這班人隨着這個老道士一直從迎面一座大殿旁邊轉過來，走進一個八角門。

這個飛仙觀，雖則是山頭古廟，房屋也不多，可是建築的那古樸莊嚴，順着八角門內偏着東牆一帶種着幾十株梨樹；顯得這一帶陰森森，不時的有野鳥驚飛，在空中鳴噪着，往後面走過來，在大殿後，仍有五間長的一排神殿，再往後轉過去，一段很軒敞的院落，四週全有果木樹，把廟牆全遮蔽，迎面是三間丹房，東西各有兩間配房，這個老道士引領着大家一直奔正房，把一掛草簾子挑起，因為到了這種地方，誰也不再作那種無味的客氣，知道這個老道士也是自己人，彼此不言而喻。

進了屋中，一看這三間丹房，口樸清雅，靠着西邊是兩間明敞着，靠着東邊，用黃布幔帳隔斷開一間，這個幔帳此時也高高的從兩邊掛起，迎着外間的門，靠後牆掛着一張老君煉丹的畫像，一張方

不桌，上面一個鉄香爐，一部經卷，一個木魚，一支引磬，往西去靠着後牆，兩支茶几，四個樹墩作成的矮凳，靠西牆是一個長條案，上面放着一個鉄鼎，里面正在燃着柱香，香烟裊裊，屋中散佈開一陣子氤氳之氣，靠着前窗那邊，在窗下一個二尺高的矮座，矮座前面一個合團組的樹根，作成的小几，上面放着一個很小的香爐，一部經卷，一個小木魚，這屋中真是一派超凡出世之氣，真是一個隱跡清修的所在，往那黃幔帳里望去，靠東牆下一架很大的木床，上面鋪陳也是十分樸素，靠牆上掛着一柄長劍，這口劍非常個別，這班人全是練武的，就連司馬子謙也是一個武官，他更是文武全才的人，看那口劍知道是件古物，這種長劍，在當時那種年代已經看不見有人使用了，因為按當時的尺足有五尺長，雖則有劍鞘看不見這口劍的鋒刃，從劍鞘上也看出古色古香，靠着前窗那邊，一桌小小的月亮桌，上面放着茶具，靠後牆，只有一張茶几，兩個樹墩，這個悟明道士向司馬子謙稽首道：「這位就是蘭州鎮守使司馬大人麼，道士悟明給老大人行禮了。」司馬子謙趕忙的肅然拱手道：「觀主，別這麼稱呼，我現在是一個帶罪之身，多蒙一班老師傅們把我救出虎口，我現在還不如一個平民，冒昧的來到飛仙觀招擾，深抱不安，觀主，不要拿我再當大官大宦看待，我司馬子謙也免得惶愧無地。」龍形八掌程文佩看着霍元凱彼此微微一笑。

第五章 驚逢古劍受窘懷嫌

這時幸爾小俠程萬里很快的已經回來，他進得屋來，忙向司馬子謙道：「老大人，這飛仙觀，也是家師常到的地方，悟明道長，雖則不是我親爺派的門下，可是跟家師全是多年的道友，老大人只管安心，無須拘束，彼此脫略形跡，賓主全可以隨便了。」跟着扭頭向檀悟明道士說道：「道長，這廟中的那個火工道，這玄師傅那裏去了。」這位悟明道長忙答道：「他在東山有一點小事，大約還也回來了。」小俠程萬里道：「我們接到掌門人的指示，投奔到飛仙觀，大約一時還不能離開此處，道玄回來請老師傅吩咐他，給我們這班人安置一下，免得擾亂師傅的清修。」悟明道長微微一笑，向小俠程萬里道：「萬里，你近來也這麼會講話了，這些事不用你再操心，東西配房已經全收拾好了，回頭請老大人和二位公子先到東配房歇息，師傅們隨意的在丹房這裏西歪房起坐，我不照顧大家，我去給燒些水來，這也太不成款客的主人了。」說着話他立刻走出丹房。

大家隨便的落坐之後，程萬里低聲向霍元凱道：「師兄，難道你也不知道這位悟明道長的過去麼，他正是跟現在代掌門人傳指示的那位啞道人是親師兄弟。」霍元凱道：「師弟，難道眼前這位悟明道長，就是當初在青海劍斬三凶威鎮江湖的，玄門劍客無情道人麼？」小俠程萬里道：「正是他。」霍元凱用手向黃幔帳內牆上一指道：「那壁牆上掛的可就是那口太阿劍了。」程萬里點點頭道：「一點不差，不過無情道人封劍多年，這口寶刃恐怕不容易再出鞘了。」霍元凱道：「那是他厭倦江湖，封劍閉門，只是指着對於江湖上事，再不過問，這口寶劍我們求他，叫我們瞻仰瞻仰。」

小俠程萬里道：「你要知道，他的名字，這個人也是天生有一種古怪的脾氣，不是他自己願意的。事，他可不管是什麼人，一樣的拒絕你，師兄你別我着碰釘子，趁早是免開尊口。」靈元觀「哼」了一聲道：「早晚我還是非碰這個釘子不可。」他們師兄弟二人說這話，體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鐵掌方飛，陳天柱這幾個人，心里全存着要開開眼，這是一生難得的機會，這口劍已經是好幾千年傳下來，可以說是曠世奇珍，只於是全聽說過，有這麼一口寶刃，就沒有有人見過，如今爲了司馬老大人這場事，既看見了這位名鎮武林的玄門劍客，更守在這口寶刃的旁邊，這要是不能開開眼，這真是入寶山空回來了。

不只於這幾位老師傅清癡想，司馬子謙，學問很好，他對於三教九流，全十分注意，也知道這口太阿劍是一口切金斷玉，削鉄如泥的寶物，自己也希望能夠瞻仰瞻仰，可是現在被小俠程萬里的話把大家擋住，誰也不肯再開口提這件事，此時這位悟明道長，竟親自端着一個木盤，他已經給大家泡了茶來，先前這班人不知道他的來歷，可是已經尊敬他是飛仙觀的主人，此時聽程萬里一說出，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一看他親自送茶進來，全有些惶惶不安，不約而同的全站起來。

悟明道長，端着這一盤子茶碗進來，他一看大家這種情形，脚下略一停，全哼了一聲，向小俠程萬里道：「萬里，不用問，這又是你多口了，你看，惹得大家這麼不安，那只好叫你這颯崙派後起之秀，悟真子得意的門人，替貧道代勞了。」說着話，他把這木盤向小俠程萬里面前一遞，這個盤中是

九杯茶，木盤子很大，這一遞過來，他決不是輕輕的向小俠程萬里面前送，猛的把這支木盤往程萬里面前一遞，程萬里趕緊雙手抓住木盤的邊子。

「只聽這個悟明道長口中在說着：『接住了，不要把茶全潑翻慢客。』小俠程萬里雙手抓住木盤，可是這個老道士看情形好像怕程萬里端不住，他往這邊送的那麼疾，此時可不肯立刻撒手，程萬里口中不答一字，腳底下可是逆着往後倒退，崔文佩、元凱、柳鴻全看出這個小俠程萬里，他受了老道士的懲戒，他頭上的筋全暴起，臉也紅漲得連耳朵後面全發紫，腳往後退，腳底下微微帶出聲響來，他兩腳連往後退了三次，這個悟明老道長才把手鬆開，嘆一笑，小俠程萬里也長吁了一口氣，臉上的紅色立退，却帶着笑向悟明道長說道：「悟明師傅，你這個獎勵，叫我這個作晚輩的可太不敢當了。」悟明道長，手捻着花白鬚鬚，依然帶着笑道：「萬里，你不只於學會了說話，還學會了照顧客人，快快給老大人老師傅們獻茶吧。」

此時就是寶麒麟也全看出來，這位無情道人，是暗中用一種力量，小俠程萬里幾乎承受不住，他倘若不把盤中的茶潑翻，他就算給碗盞派丟了險，所以他也把他所有的力量灌在兩臂上，這山上的廳宇沒有方磚，地上全是細石沙子鋪平了，震墜實了，可是小俠程萬里他已經在地上留了三個半截的腳印，這種功夫真叫驚人了，程萬里此時換位的全獻過茶。

悟明道長也坐在衆僧們邊的木墩上，却向益元說道：「養老師，我們雖則還沒會過面，但是我常

聽老友悟真子說到霍老師歸入崑崙派門牆的經過，霍老師這種俠腸熱骨，真叫貧道敬服不盡了。」霍元凱忙答道：「老前輩，你的武功劍術爲我武林中所敬仰，像我這樣未學後進，那值得老前輩這麼贊許，弟子在師門中却聽恩師說過，老前輩在江湖中誅奸除惡，在這邊疆一帶，商民巨途全受益太多了，尤其是老前輩掌中的那口太阿劍，爲近代一班擅劍術中僅有的一口寶刃，可惜像弟兄等這班人，沒有這種眼福，真能够瞻仰瞻仰數千年傳下的這種寶刃，那才是畢生之幸呢。」

這個霍元凱他是毫不等待，找到這個說話機會，單刀直入，竟來了個當面要求，追雲燕子柳鴻等，全替他担心，這要是當面碰了釘子，也真個難堪。

這位無情道人微微一笑道，霍師傅，你太過獎，我不過是秉承師門規戒，在江湖中跑了些年，有什麼值得叫人那麼敬佩敬仰，至於我所繼承門戶，蒙恩師賜給的那口太阿劍，的確是口寶刃，不過也沒有什麼出奇處，決不像江湖傳聞的那麼神祕，可是貧道接掌這口劍以來，我們師門中，有不可違背的戒條，貧道雖則到了這班年歲，我可不敢不遵守，恩師賜這口劍時，曾經在道祖神位前賜訓，這口劍不遇到大奸大惡，罪在不赦的人，不准把此劍出鞘，不爲了千百人的生死關頭，沒有此劍不能解決當時的危難，此劍不准出鞘，不遇到深通劍術，能够運用這口劍的人，此劍不准出鞘，有這三種戒條，貧道數十年來，牢牢遵守，霍師傅要瞻仰他，我想霍師傅一定是已得到崑崙劍客的絕傳了，不論什麼時候，只要霍師傅興之所到，只管取此劍一試，」

這一來雲元凱也算陪着他的小師弟，也弄個面紅過耳，所有在座的人，也全十分驚心，無形中對於處世接物，應該謹慎了，因為這班人，有的是經驗閱歷豐富，有的是武功本領超羣出眾，有的學問淵博，全認為就是要求看看這口劍，沒有什麼過分了不起的事，卽或是劍的主人重視他，不肯輕易把這口劍入他人之手，那麼拔出鞘來，叫別人瞻仰瞻仰，有什麼妨礙，也不會把寶劍看減了色，萬想不到，他這寶劍的三個戒條，頭兩條與看劍的人無關，這第三條，真叫人有些置身無地，這在任何人輕易不敢再承受這第三條的說法了，因為看劍的人，必須武功劍術，有勝過這無情道人之處，尤其是這口劍尺寸特別長，不論是舞劍擊劍，這不問可知，是另有一種手法訣要，請想誰還敢再接他這口劍。

尤其是雲元凱，他是八卦派的名家，他在崑崙派是因爲特殊原因，被崑崙劍客悟真子收錄門下，爲了報他的恩，把掌門大弟子讓給他，更因爲他瞎了一隻眼，悟真子就看他八卦派原有的本能，又給他加以深造，補救他一隻眼失明的缺陷，根本他就沒有學劍術，這個無情道人，真個是無情了，他自己先已經說出，知道雲元凱的出身來歷，他既然明知雲元凱不會劍術，他但分爲別人稽留餘地，他可以用別的話來推脫，他竟把他本門中三大戒條，擺出來，答雲元凱，雲元凱那會不羞得面紅耳熱。

雲元凱自己雖則自悔慙浪，不該不聽小師弟的話，可是無情道人也過份不顧崑崙劍客悟真子的情面了，還還算他路微收斂一些，給雲元凱稍留了一分餘地，叫雲元凱幾時高興，再取劍一試，雲元凱還可以裝癡裝呆，當時不接這個碴，這要是他立時把太阿劍取出來，握着劍柄叫雲元凱取劍，雲元凱

就得羞死。

霍元凱此時是又羞又愧，又恨又怒，自己也是奔走風塵一生的人物，趕緊的將急躁的心情往下按住了，鎮定了一下，小俠程萬里知道這一來師兄毫無情道人非留了嫌隙不可，他不等霍元凱開口趕忙說道：「現在蘭州那班勁敵已經步步逼緊，我師兄那還有工夫再試劍膽仰，我們現在應該趕緊說議一下，草上飛章天民，雪山二醜，恐怕未必甘心，我們應該一方面在飛仙觀附近安置人瞭望，一方面分出人來，還是潛入蘭州探查那里的動靜，也好等待啞道人的指示到來，老大人究竟投奔那里，師兄，你想是不是？」小俠程萬里這個話，一半是實情，一半就爲是好看劍的這件事岔開。

可是霍元凱哈哈一笑道：「師弟，你也太小心過甚了，要依我看，只等待着啞道人老前輩的指示到來，我們遵命而行，至於草上飛章天民雪山二醜等，他們敢跟我們面前提狂，飛仙觀他焉敢妄捋虎鬚，自趨死路，就是他們武功本領全有超羣出衆的功夫，難道他們也敢試試太阿劍的鋒利，是否能斬斷他們的銅筋鐵骨，師弟，你不是太多慮了麼。」

小俠程萬里一聽師兄這個話，面目變色，這可真不好，因爲一點不重要的事，非弄出大誤會來不可，師兄這個話分明是對於無情道人用激將之法，要坐山看虎鬥，但是悟真子跟無情道人是多少年道義之處，更同爲玄門修真之士，啞道人悟真子，無情道人，這是玄門三劍客，這一來，倘若這個無情道人被師兄這個話激得他對這件事伸了手，那一來不知道要掀起多大風波，自己受師門恩厚，決不能

叫這件事弄僵了，並且這個霍元凱師兄，也跟平常一班師兄弟不同，連師父全都尊重他，師兄和霍元凱子，誰過分的丟了人，全沒法收拾，自己要盡所有的力量把這件事壓下去，不叫他起大波瀾。

忙的把神情鎮靜一下，偷眼看了看無情道人，他好像對於霍師兄的話不大理會，不過知道他和師父以及啞道人全是一樣，喜怒不形於色，釋萬里向霍元凱點點頭道：「師兄，說的話倒是不差，道長的威望，足以鎮攝江湖，他們稍知自愛的，決不敢輕犯飛仙觀，可是他們真個的破着死相拚，俗語說得好：破出一身剮，敢把皇帝打，也就許太歲頭上動土，飛仙觀這裏照樣的來擾亂一下，這種情形，誰能敢斷定他們安着什麼樣的心腸，何況悟明道長，是已經封劍閉門的人，雖則飛仙觀是一個古剎，悟明道長，也是在這裏隱居清修，並不是他們開山立派之地，像雪山二醜，那一般東西們，目空四海，眼中無人，他們有什麼不敢來，這裏還是防備一下爲是，悟明道長你以爲如何？」

這個無情道人，他此時仍然是神色不動，對於霍元凱，小俠釋萬里，師兄弟兩人所說的話，他好像並不介意，慢吞吞說道：「你們師兄弟說的話全對，他們稍知自愛，對於貧道應該知難而退，貧道從來是不被人逼迫到頭上，我決不肯多惹無味的牢纏，自尋煩惱，可是他們真個來時，我又何妨見識見識，這般出類拔萃的人物，我們多聽些就是了，無須過慮。」這個無情道人說了這麼幾句清描淡寫的話，小俠釋萬里因爲他好像對於霍元凱的話，沒聽明白，自己深盼他們不再惹起意外是非，也趕緊把話鋒收住，不再提這件事。

此時這個飛仙觀中，服侍悟明道長的那個道女老道士，也回來了，可是山門關着，並沒有人去開門，他已經走到後面，就知道他也是越牆而入，這個道女，年紀也不小了，總有五十多歲，生得軀幹雄壯，身量也高大，並且是連髮落腮鬚鬚，一張黑紫的臉，再稱着那亂髮蓬蓬的髮纂，好像多日沒梳洗，他這種儼貌，看着十分凶惡，這個道女，若不是在飛仙觀遇到他，任沒人看見他，這份儼貌，也要疑心他不是好人了，口中招呼着觀主，走進丹房，他只向小俠稗萬里點點頭，對於座上的這般人，他不過瞞了一眼，跟着到了悟明道長的面前，低聲說了兩句，悟明道長點點頭，立刻告訴道女，叫他到東西配房重收拾一下，再安放幾個板鋪，以便大家歇息，道女答應着，退出去。

霍元凱、柳鴻等，對於這個道女十分注意，雖則他在丹房出入的一剎那間，可是霍元凱、柳鴻等，終歸是久歷風塵的人物，已經看出這個道女，也是武林中的人物，他那麼雄壯的身軀，出入腳底下非常輕，走到院中，腳底下也沒有什麼聲音，此時追雲燕子柳鴻等，全因為霍元凱險些跟悟明道長言語上弄出是非來，此時這幾個人，趕緊的也說着跟這場事不相干的話，那個道女不大的工夫，也進來，告訴悟明道長，配房已經全收拾好了，悟明道長含笑向司馬子謙道：「老大人，可以隨便到配房歇息一下，免得拘束，衆位師傅們，連日來想也過分辛苦，可以隨意的到配房歇息，貧道這飛仙觀，是個荒涼之地，好像跟塵世隔絕一般，想貧道一切款待不週，只能預備些粗茶淡飯，老大人跟衆位師傅，不要怪罪貧道的吝嗇。」司馬子謙，跟寶麟寶麟先站起，司馬子謙忙答道：「觀主可客氣了，我

司馬子謙，死裏逃生，才有這條活命，來到飛仙觀，這種清靜的古刹，更有道長這樣玄門劍客，作我父子的護符，我司馬子謙已經覺得很欣幸了，道長反這麼客氣，我父子越發不安了，道長大約也該作功課，我們到配房去看看。」霍元凱、崔文佩等，這般人也相繼起立。

第六章 老鴉灘耕耘抑壯志

悟明道長，引領着一同走出丹房，先奔東配房，來到屋中，見房間非常的寬大，屋中陳設簡單，也和丹房那邊差不多，不過收拾的十分潔淨，靠着北牆和後牆搭着兩付板鋪，司馬子謙，自從來到這飛仙觀之後，自己想到個人，自從作官以來，二十多年的工夫，東征西戰，出入槍林箭雨，立了多少汗馬功勞，自己雖是帶兵官，可是因為讀書明理，始終抱定了爲國爲民之心，可是到如今竟落到這個下場，真叫人灰心了，反不如這個悟明道長，隱居飛仙觀，免却多少煩惱，清修古刹，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尤其像自己這般年歲，很可以作個收場了，自己暗中打着，只要叫我司馬子謙能够把這場事弄個水落石出，我定然入玄門爲道士，不在名利場中留連下去了，這不過是司馬子謙的一時感觸，至於他將來是否能够真個的如願，恐怕事情由不得他了。

司馬子謙連聲誇讚着，悟明道長，又領着大家到西配房，看了看，司馬子謙忙向悟明道長說道：「觀主請你同丹房歇息，不用觀主再照顧了，我們自己分配大家歇息之處。」這位無情道人，也不再

客氣，回轉丹房，靈元凱遂請司馬子謙、寶麟、寶麟、寶麟，爺三個在東配房歇息，其餘的人全在西廡房，可是司馬子謙知道這般人，對自已全是十分客氣，趕忙說道：「這樣辦不是太不公平了麼？難道師傅個還把我看成養尊處優的達官貴人麼，我看請翟老師傅，跟靈老師傅，和我父子在東配房，免得老師傅那麼多人，擠在一處。」靈元凱道：「我看可以請翟老師傅老人在東配房，我們這幾個人就在西配房，就這樣辦吧。」司馬子謙、寶麟、寶麟、和龍形八掌崔文猷，一同來到東配房，司馬寶麒和弟弟寶麟，來到飛仙觀，這弟兄二人就算始終沒開口，也實因為沒有他們可說的話，此時進了東配房，司馬子謙就算是兩天兩夜沒合眼，此時覺得十分疲倦，向崔文猷道：「崔老師，我不和你客氣了，我要歇息一下，咱們回頭再細談。」崔文猷道：「老大人，不要客氣，彼此越隨便越好。」司馬子謙躺在板鋪上，不大的工夫沉沉睡去，崔文猷向寶麟寶麟道：「你們弟兄也一樣的過辛苦了，咱們隨便的歇息着不好麼？」

司馬寶麒道：「崔老師，我們還不覺得困，正有話想跟崔老師說，爲了我父子的事，叫老師傅們跟一般強敵，惡勢力作了對頭，如今被迫來到飛仙觀暫避，小姪年青，不懂得什麼，可是眼前的事，叫人反到不安，小姪認爲只應付蘭州城內，一般扎手的人物，我們或者還許能夠戰勝了惡魔，爲家父洗刷這種不白之冤，就讓是勢力不敵，難逃毒手，那也只好付諸命運，何況有岷崙劍客，暗中相助，主持事情，雖則是步步危險，小姪認爲不會就落個一敗塗地，可是方才靈老師，跟這位精明道長，

言語間的情形，叫人担心，這種情形，對於我們眼前的事，最不利，一般強敵已難應付，自己本身若是再起了猜疑，或者弄出大誤會來，那可就是太不幸了，崔老師，一定也聽出他們說話的情形了。

龍形八掌崔文佩點頭道：「不錯，這件事方我也很担心，因為這種誤會，若是鬧大發了，不止於對眼前的事，十分不利，將來還恐怕引起了無限風波，可是方才這位悟明道長，好像是對於這些事沒有十分介意，不過我可看得出來，這個悟明道長，是一個行俠作義，一生歷經世故，很難惹的人物，他的喜怒不形於色，這個人的皮氣很怪，霍老師固然是請求的胃味些，可是他那種無情的拒絕，任何人也難禁受，當時雖則全是不露痕迹的，把事情暫時壓下去，將來恐怕一定還有事非，這真是叫人痛心的事，不過我們這一般八守在面前，務必的全要十分注意，要盡全力，爲他兩人解釋這種嫌疑才是。」

司馬寶麟說道：「崔老師能够不叫他兩下裏，把事情弄大發了，那才是我父子之福，小姪總想不因為我們這場事，不會到飛仙觀來，也不會有這種誤會發生，崔老師，是文武全才，在武林中更是受人景仰的前輩，只要崔老師盡力爲他們兩下化解，小姪想定能消息於無形。」龍形八掌崔文佩剛要說話，追雲燕子柳鴻過來，請司馬子謙父子跟崔文佩到西廂房去用飯，司馬寶麟，向柳鴻道：「家父過分勞累，我看先不必呼喚他老人家。」說着，一同來到西配房，眞個的是山居儉樸，所預備的飯食，十

分簡單，好在這般人決不是圖口腹之慾，並且眼前的事，還在十分棘手，就是真個擺上山珍海味，也吃着無味，那個道玄老道士，他一人照應着這般人，絲毫也看不出忙亂來，大家在吃飯的工夫，可決沒有人再敢提方才這元凱跟悟明道長的事。

這時龍形八掌崔文佩却想起那位啞道人的事情，遂向小俠程萬里道：「程小俠，那位啞道人老前輩，什麼時候能來，他常到這裏麼？」小俠程萬里道：「這我可難猜測，這位老前輩跟我的恩師差不多，他的行蹤無定，隱現無常，正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大約今天早晚總會帶着信息到來，崔老師，這玄門三劍客，在明面上看來全是棄紅塵，修道之士，他們應該像平常的僧道一樣，隱居深山，古剎，閉戶清修人不爭名，不奪利，無是無非，那知道他們這三位老前輩，正和這種情形相反，這三位玄門劍客，全是天生來一付熱腸俠骨，他們對於江湖上的事，反到十分關心，行俠作義，濟困扶危，殺賊官，除惡霸，窮惡安良，一事不為己專為他人忙，我隨着恩師，雖行沒有多少年，可是恩師始終不叫我離開他身邊，我就沒看見他老人家有清閒的時候，比誰全忙。」

龍形八掌崔文佩道：「這種世風不古，人心涼薄，更有一股利慾薰心的貪官污吏，和一般殺人不見眼的強盜們，江湖上有多少合冤莫白，的屈死鬼，所以天生這般異人，他們要為人間雪不平，以非常的手段，來對付一般大奸大惡，逞強裂霸道之徒，雖則他們不能為天下人雪盡不平的事，可是有這般人總能夠叫那些大奸大惡的人，稍知斂迹，小俠現在正好沒有什麼事，你可否把這個啞道人老前輩

他究竟爲了什麼，非裝成啞叭不可，叫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位風塵異人，過去的事跡。」此時大家全吃完了飯，那個道玄，收拾碗盞，更給大家泡上茶來，小俠程萬里向龍形八掌翟文佩道：「啞道人一生的事，他是輕易不願意人知道，也不願意人問，可是我覺得他一生事跡沒有不可告人處，倒不妨給大家說一說，不過此後不要到處給他傳揚才好，免得叫我受師傅的責備。」小俠程萬里這才把啞道人出身來歷，滔滔不斷的完全說了出來，這個啞道人一生的事，真是悲歡離合，可泣可歌。

原來這位啞道人，他在武林中，全稱他是缺鑿羽士，他姓修名天慧，他原籍本是桂林人，他在桂林東南千佛嶺老鴉灘住家，老鴉灘這個地方，是一個水岔子接近山邊的一個比較荒涼地方，在千佛嶺下，可有不少的住戶，這一帶所住着的老百姓們，全是指着勞力生活，老鴉灘所住着的人，一半是養船，一半是種山田，這個千佛嶺，很有些出產，只爲這道大嶺太險峻，山上雖則有許多好木材，可是沒有人採伐，在嶺下所住的人家，是多少年來，漸漸的在這裏集合住下來，他們初到這裏，有的是單身漢，有的是帶着家小，因爲廣西省苗山多，苗族也多，只爲一般封疆大吏，屢次的處置不當，對付一般苗族們，不肯安撫教化，只憑着有兵權，在擅作威福，威脅各部落，叫他們屈服，所以那時三年兩頭，起變亂。

他們雖則多半是未開化的苗族，可是一般熟苗們，只要官家不過分壓迫剝削，他們頭項的和漢人交易互市，可是一般貪官污吏們，始終把苗人看作化外的野人，對他們毫無憐憫之心，盡情欺壓，苗

人們被逼迫急了，照樣的反抗，一般統兵大員們，就給苗民加一個叛變的罪名，出兵征剿，苗民們雖然是壓住，終因為他們沒有官兵這麼大力量，弄成了最後的屈服，還落個血染苗山，可是官家這方面又何嘗不是大損失，平定一次變亂，得死傷多少兵將，耗費國家多少糧餉，住在邊疆上的漢人，也是照樣遭到塗炭之苦，可決不是澈底解決，不過一時的苟安，起到時日一多，苗族們又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又是一次大變亂，就這樣，所以靠苗疆一帶，總是叫黎民百姓喘不過氣來，這還是清代實好苗疆大變亂之前，這在福康安他那時激起苗疆所有苗族殺妻屠子，以苗疆所有苗人的血，爭生存的事，相隔着還有三十多年，不過苗山的事，已在一次一次的醞釀着，這個老鴉灘，在千佛嶺的下面，可是由千佛嶺再往南去越過一道大山，就是苗山，那一帶有好幾十個部落，全散居在大山內，各部落的苗人，雖則多少不同，可是最少的也有一二百戶，這個苗山裏可就有數千戶苗族，上萬名的丁口。

這般苗人們雖則語言風俗習慣不同，可是他們也一樣的有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他們也一樣的得生活也是愿意衣食溫飽，他們也知道愛他父母，愛他妻子，愛他兄弟姊妹，他們多半是畜獵生涯，山地內，有的地方也照樣的種農田，不過他種植不得法，更因山地高土脈薄收成不好，所以能够種地的很少，這還是熟苗，致於那生苗各部落，全是終年指着打獵爲生，在苗山附近一帶，跟漢人接近的地方，彼此全是互市，還是守着一種古法，以有易無，苗人們把苗山所得來的野獸，剝下來獸皮，跟苗山中所產的藥材，他們帶到山外，再跟漢人來換食糧、布疋、針線、鹽糖一類的必要品，像這樣

彼此全有利，苗人們用他們担驚冒險，翻山越嶺所得來的獸皮，所採來的藥材，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是很合情理的事情，雖則漢苗交易也時起衝突，鬥毆，這都沒有多大的是非，爭多較少，慢說是漢苗交易，就是漢人對漢人，也照樣有這種是非。

但是在這種地方全有駐防的官兵，彈壓着地面，並且有管理地面的官人，只要到了他們這個集期，全散佈在這一帶，在明面上看着官家用意是善的，保護善良的商人，管束強梁凶橫之徒，那知道却給這般貪污不法之徒，造成了機會，他們全是欺壓百姓，魚肉鄉民慣了的，他們在漢苗交易的地方，盡情敲詐，有這一般官兵吏役們這一從中剝削，漢人和苗人，完全受着壓迫，損失，無論在那個時候，也是一樣，光棍不鬥勢，誰惹得起，他們隨便加上你個罪名，立時把你鎖拿起來，買賣不能做了，還不知要受多大的損失，化多少錢，才能把你放了，他們就能顛倒是非，皂白不分，這種地方，沒有理講，有那刁狡的漢人，他們勾串了這般官人，變着法子，欺侮苗人，苗人們他們生長苗山，整年的就講究爬山越嶺，追飛逐走，所以一個個全煥練得，軀幹那麼雄壯，孔武有力，因為被欺侮的過甚，他們決不是比漢人傻，並且全是多少年傳下來的交易方法，他們是以物易物，不是賣錢，可也是一樣，每一種獸皮能夠換多少糧，多少布，就是年月有好壞，他們的獸皮，價值也有高低，但是從習慣上說經驗上，也知道得清楚，因為過分的算計他們，實在逼迫急了，爭打起來，動上手，十回有八回漢人吃虧，漢人們因為跟苗人交易，他們也是時時操練着以圖自衛，越是這樣，爭執越多，是非越多，

不過不經官人的手，遇有爭端，找出公正人來，苗人那邊，也有土司，他們也一樣的出頭評理，這樣不論爭打的多，厲害也就立刻解決，可是那一股跟官人勾結的奸商們，就不同了，他們是一面的官司，立刻就使用勢力，官人出頭，鎮拿苗人，苗人只要認頭賠禮，認罪賠償，被打的損失，可以當時釋放，遇到那倔強的苗人，他要講理，自己理直氣壯的不肯認罪，這一來，官人們立刻就發了威，把苗人打個半死，鎖起來，有時帶回衙開，有時就鎖在這邊子上，往往就是兩天不釋放，趕到放了，人也成了半死，他帶來的獸皮，也完了，糧食布也沒換回來，這麼被屈含冤的，他們就是苗人，也不能忍受，何況他們也是一家老小，指着這個生活，常常被他們這麼逼迫的，造成了大凶殺血案，有時是他們被打的自己本人，商量好了，帶着利刃來報復，有時是他們父兄，或是子姪，帶着傢伙，找到奸商和那惡吏們，一動上手就得死幾口子，這種事在苗疆附近到處可以看到，這般官兵和衙門口的爪牙，這種無法無天的情形，難道帶兵官跟官府就沒有耳聞麼，可是他們互相勾結，上下其手，全是一樣，你想伸冤說理，算妄想，所以常常弄成官逼民反，不反也是死，索與先落個死中求活，幹一天算一天，多大的風波，全是由他們造成的，這班人他們就不懂的什麼叫惻隱之心，這樣是非時起，凶殺的事，隔些日子就要有一次，這個佟天慧，他這啞道人鉄簕羽士，全是後來他已經劍術學成，在江湖上才得了這種稱號。

第七章 冒險入苗山

那時他是俗家，因為避荒一審時起變亂，剛平定個一年半載，又出了大亂子，這樣弄得這一帶總是那匪民不聊生，這個老鴉灘這里所住的居民完全是逃難開荒，流落到這里的人家，漸漸的有了生路，就算在這里安了家，佟天慧也不是當地的人，從他父親移居到這里住下來，不過他們不是逃荒的，佟天慧的父親佟兆千，還是很好的——一身武功本領，長短兵刃，全拿得起來，他在嶺山西，千佛嶺這里落了戶，是另有他一種原因，他有難言之隱。

自己在這里住下來，在嶺下開闢了十幾畝田地，領着兒子親自操作，也看得出來，他不是鄉農出身，在剛一種山地的時候，他摸起什麼來，全看着外行，可是肯吃苦，能耐勞，在千佛嶺老鴉灘這里，一晃三年的工夫，他竟自種起十幾畝很好的地來，家中人口又不多，佟兆千只是夫婦二人帶着——個兒子，那時佟天慧不過十七八歲，他可是時時有些不願意幹這種莊稼地的事情，但是迫於父命，無可如何。

尤其是他們沒到老鴉灘這里之前，他們是在貴州貴陽地面很好的一個溫暖家庭，父親是給人家當護院的武師，突然間把家里東西變賣盡淨，帶着他母子從貴州順着邊疆轉了一週，輕輕的才到了這個荒僻的地方，這個老頭子看中了這里，竟在這里落了戶，佟天慧全不知道父親是何用意？究竟他惹了

什麼禍，有什麼事逼得他非離家遠走，隱跡在這種接近苗山荒涼的地方，佟天慧雖則屢次沒法向父親探問，可是父親的情形，又很坦然，決不像身上有什麼重大的事。

任憑佟天慧怎樣追問，佟兆千只是告訴兒子沒有什麼事，決不是本身惹了什麼禍，畏罪逃走，就因為自己練了一輩子武，因為離家之前，遇到一件極寒心的事，自己灰了心，但是已經學就了一身功夫，再不承認把這身功夫拋掉，那不過是自己那麼想，一班親朋至交，誰不知道佟兆千是一個八式功夫，所以只有遠遠的走，離開貴州地面，找到這麼個地方，這里無親無友，沒有一個認識人，我們低頭種地，從此後，把武功二字拋在九霄雲外，至死不再提一字。

尤其是佟天慧他在貴州跟隨父親也練了好幾年的功夫，他雖則沒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因為天生來的體格好，佟天慧尤其是聰明過人，他對於拳術器械已經全摸的起來，這一來，父親再不叫他提練武二字，整天的督促着自己在莊稼地里操作，佟天慧非常苦惱，可是父親佟兆千告誡的非常嚴厲，只要佟天慧稍露一點會武的情形，就遭到父親的嚴厲叱責，佟天慧也無可如何，只好也認了命，跟隨着老爹整天扛着鋤到地里去操作，一恍來到千佛嶺老鴉灘就是五六年的光景，佟兆千並且輕易還不離開老鴉灘一帶。

這里是緊靠山根下，一個荒涼的地方，他們遇到用什麼衣服器具也得到鹿寨那個漢苗大集場去購買，不過至少也是三兩個才去一次，去的時候又是爺兩個一同走，佟天慧想在那個地方多留戀一下，

看看漢苗交易的情形，不過這個老頭子佟兆千，他把所購買的東西備辦齊，立刻就離開鹿寨，決不停留，鬧得佟天慧全不知道，父親怎會這二年變的這樣乘僻不近人情，但是父子相依爲命，母親又是個懦弱無能的人，佟天慧只好處處順從着老人家的心意，不過自己受在莊稼地里始終是不甘心。

這樁事，佟天慧是性非所近，自己想個人年歲尚輕，父親一年比一年老了，尤其他把武功完全放下，自己看的出來，這幾年父親大見老，將來等到老人家不能操作，那時由自己作主，個人也就可以把鋤把子擦下，到鹿寨一帶作買賣，跟苗人交易，有機會更可常常的跑跑苗山，多長些見識，來日方長，何必忙在一時，佟天慧他並且悄悄的還是不斷的操練自己身上所得的功夫，任憑父親管的多麼嚴，反正父親不能總跟着，所以佟天慧對於過去所練的功夫，雖不容易再深造，可是他決沒荒廢下來。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一恍他們來到千佛嶺老鴉灘，已過八九年的光景，這時佟兆千年歲可老了，在這種地方倒也是想給兒子佟天慧成家立業，娶一房妻室，無奈住在老鴉灘這里，所有眼中看到的人，也別說是佟天慧看不入眼，佟兆千也覺得沒有可以和兒子匹配的姑娘，他們除了認識附近的這些家鄉鄰們，旁的地方，不只於沒有認識人，輕易連走全沒走到，佟天慧就這麼就擱下來，在他們住在這里時，苗山上已經連起了兩次變亂，聽到過多少次凶殺的案件，反正是多半苗人吃虧。

只要在鹿寨集場這里出了凶殺鬥毆的事，苗人只要在鬧事後逃進山去，地面上官人和駐軍，立刻進山搜捕，有時連土司全被牽累，往往一殺幾就是十幾條性命，這樣所以逼迫得兩次變亂，幾乎連桂

林全失陷，總算是漢兵的力量大，把這個變亂平定下去，苗人們再多加上一層壓迫剝削，這個佟天慧他雖則被父親管得那麼嚴厲，不准他到鹿寨一帶去，可是他們因為苗人的變亂也受到牽累，兩次的變亂，他們全挨了餓，只是沒有逃到別處去，對於鹿寨一帶凶殺的案件，老鴉灘所住的人們，離着這麼近，有看見的，有聽到的，佟天慧也全能知道一件一件事情經過。

他早就懷着一份不平之心，認為這樣下去早晚恐怕邊荒一帶還要受到大塗炭，自己雖則有個人的打算，但是被父親拘束住，只好牢守在老鴉灘，這年佟兆千忽然得了一場很重的病，趕到病治的略好之後，兩條腿，算完全廢了，這個老頭子就算癱在了床上，佟天慧對於老爺爺落成這樣，真是痛心，他真是一切不願的想把爺爺的病完全治好，無奈這遺殘廢，任憑你請到什麼好醫生，也無法挽救，這一場病不要緊，佟天慧把家中的積蓄完全耗盡了，一年多積存些糧食，也全賣了，爺爺的兩腿算是沒有指望了，不過保住性命還能活下去，可是佟天慧不只於把積蓄變賣完了，東鄰也欠糧，西鄰也欠米，弄得欠債累累，他們來到這個老鴉灘，已經十幾年的光景了，自己開墾出來的這片田地，每年收成還十分好，可是到了這時，除了變賣父子辛勤堆積的這點產業，沒有別的辦法了，因為欠的債要還，一家人還得要吃穿用度，再收下糧食來，必須到明年，半年多的光景就無法支持，佟天慧只好咬咬牙，把田地賣去幾畝。

現在他這種田地，賣着很容易了，不只於當地人肯買，縣城的人，也肯在這里收買墾出來的熟地

，俗語說的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佟天慧就算是死運當頭，他賣田地決不敢叫已然病廢在床頭的爹爹知道，他雖則是一個闖江湖的出身，和那真個莊稼地里長起來的人不一樣，終有那種豪放氣，可是這點田地，是他來到這里手舉着鋤把子好幾年的工夫，吃盡了辛苦，親手鋤熟了的地，比什麼看的全重了，叫他知道變賣這些地，他非得急壞了，氣壞了不可，好在家中只用了兩個老長工，那是多一句話不敢說的，母親唐氏七十多歲的人，什麼事從來不多問一句，佟天慧只要囑咐好了長工們，口頭謹慎，誰敢多口惹事，尤其佟天慧暗中告訴兩個老長工，你們只要把賣田地的事，叫老爺子知道了，我準跟你們拚命，有死有活，長工們全是老實鄉農誰敢惹這個禍，所以佟兆千，躺在床上，絲毫不知。

那知道入了冬，這個老婆唐氏又一病不起，剛轉過年來，這位老婆婆反倒先行撒了人寰，拋下他父子而去，佟天慧只好是料理母親的喪葬，雖然住在這種地方，一切事十分儉樸，可是什麼時候也是一樣，反正你得用錢，這半年來，已經是乾乾挑費，再加上母親一場病，一直到死，這一來沒有別的，佟天慧把田地又賣去一半，專情還是照樣贖着這個佟兆千，他倒是容易知道。

不過有時也追問佟天慧是那裏來的錢，支持用度，料理母親的喪葬，佟天慧只好是說些假話支吾，可是轉過年來，竟趕上江流泛濫，田地又被淹了一下，水退下去，已經到了夏末秋初，這一來更毀了，佟天慧可落個束手無策，自己知道要陷入絕境，對於爹爹面前也不容易再藏蔽下去，自己索性打

缺了主意，這決不是我安心放棄莊稼地的事業，這是逼迫我走另一條道路，水退下去之後，倒是還可以忙這一個晚秋，不過佟天慧所剩的田地，就是半收，全不够他一家的挑費，還剩下七八畝地，他索性把這些田地完全變賣淨盡。

自己却向爹爹說明，災荒之下，田里是一點指望沒有，現在有幾個老鄰居幫忙，我們自己也設法，凡是欠收災荒的地方，全是糧食短少，兒子和鄰居，一同出去到外地販運些食糧回來，既可以獲利，就是不賺什麼，也能找出爺兩個的挑費來，只留下一名長工，辭退一人，個人出去也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工夫，就可以回來，佟兆千他躺在床上，外邊的情形是一點不知道，所以任憑佟天慧這麼一說，這個老頭子信以為真，因為不論如何，也不能活活的守在一處餓死，只好放兒子走，佟天慧把賣田地這一點錢，更把母親遺留下的衣物也全賣掉，他却自己採買了些苗山內不需的東西，他可決不到鹿寨集場去交易，因為那里凡是和苗人作交易的大約全是幹了多年，並且他們對於當地的駐軍，和官府一班爪牙，全是那麼勾結住，一個陌生的人想在那里也去作交易，那簡直是往虎口里，並且自己的資本少，還不够賄賂一班彈壓地面的官兵，和官府的一班胥吏們。

佟天慧自己仗着有些力氣，他所買的東西打成了兩個大包裹，用一條堅固的大槓一穿，個人帶了些乾糧食物，繞着鹿寨入苗山通行的地方，躲避着駐防的官兵，翻進苗山，這件事也不是容易事，這座峯山，是著名的苗獠雜居之處，可是山勢非常大，這是列入十萬大山最出名的地方，縱橫全有數百

里，這一帶的情形還不用細問，明擺在那，凡是住在苗山一帶的苗寨各部落，不論是苗洞苗墟苗寨，反正全是已經歸化的熟苗，他們是常年和漢人交易來往，這班人多半的是會漢語，佟天慧他帶進貨物來，這一帶不用打算賣，他們是用不着。

必須深入苗山找那種偏僻的地方，離着像鹿寨這一類的漢苗集場太遠，苗族各部落，有許多是多年沒出過山，他們有時候是間接着從別的部落換取所需，這樣他們對於漢族所有一切必需品，是十分稀罕了，他們不容易得到，得到的也是很貴，佟天慧非到了這種地方，才能獲利，可是這種事太險，自己說不定就許把命送在苗山裏，但是自己已經到了山窮水盡之地，不想這麼個辦法，又怎樣。所以佟天慧要在死中求活，要走到人不敢走的道路，要作別人不敢作的買賣。

自己尤其是對於苗語知道的不多，可是眼前的也會幾句了，這就因為老鴉灘住的鄉農們，他們常常的也把所收的食糧到鹿寨去和苗人交易，他們會些個苗語，架不住年頭多，佟天慧也學會了些，這就因為他心中早存着這個意圖，自己當初可不是想着入苗山作買賣，他是要看看苗山裏實在的風俗習慣和他們遊獵生涯的特長，所以他在別人不注意之下，把這些苗語全記住，此時用着了。

一連七天的工夫，他完全檢着沒人走的地方，翻山越嶺，一直的往孫山南部淌進來，一算計，自己已經走進來有二百多里的山道了，雖然不能按着平常平坦的道路那麼算，因為他所走的這些路，盡是冤枉路，可是現在已經把熟苗的各部落全越過來，這天他越過一道極高的大嶺，遠遠的望到山環那

邊有青烟冒起，知道這裏有苗壩了，佟天慧他到此時是毫無把握，要說起來這種事誰也不敢辦，簡直是拿性命作孤注一擲，說不定是遇見什麼苗獠猴獠，生番部落，一個語言不通，自己別說可以立時死在苗刀苗箭之下，就是死不了，倘若自己所帶的貨物被他們掠奪去，自己也就沒有法子再活，苗人不殺死自己，個人也得嚇爛。

他從一片叢林密青間試着往前走，剛從一道山坡上走下來，自己還沒看清下面的苗人究竟像什麼部落，突然一支冷箭嗖的一下子，直奔自己的身上射過來，佟天慧此時可把他所担的兩個大包囊先放在山坡上面草樣子內藏起來，因為話不說明了，自己不能拿着個人的命根子送禮，貨就是命，此時空着手，可是連條木棍也不敢拿，往旁一縱，把這支箭閃開，跟着嗖的又是一條箭，佟天慧二次縱身，已經竄到一棵大樹後，他可趕緊的高聲喊嚷：「朋友們，不要動手，我不是惡人，我是鹿寨的好商人，好朋友只管過來看，我一個人空着手，你們還不相信麼！」他一連喊了兩遍，這不是試着看，他這話倘然不聽，那就糟了。

跟着從對面山坡邊嗖嗖的一連跳出三個苗人，有的拄着弓箭，有的拿着苗刀，握着套索，也全是帶着驚慌之色，藏匿躲躲，向這邊撲過來，佟天慧趕緊的把兩臂伸開從樹後轉出來，苗山中也有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規矩，他們全是勇敢好鬥，可是決不欺負懦弱之人，認為那種情形最可恥，不過也看不起懦弱的人，此時看到佟天慧兩臂伸着赤手空拳，他們這才圍上前來，仍然用苗刀威脅着，却分出一個

人來，如飛向山道上面高坡處去查看是否還有其他的人，這裏的苗人已在盤問。

佟天慧知道自己可以活了，不只於眼前這兩個苗人說的話容易懂，並且他們也會些漢語，兩下裏這麼湊合着問答，佟天慧更把自己週身連衣服內全叫他們看過，自己沒藏着兵刃，個人說是在鹿寨漢苗集場，也是作買賣的，被那一班萬惡的哨兵和幾個同行刁狡奸詐，無恥的匹夫們百般敲詐勒索，使自已吃了官司，把貨物全被他們敲詐去，還不准再入鹿寨集場，個人被逼得萬分無奈，這才想起死中求活。

第八章 白雲洞苗家結良友

因為知道這些年來，有很多的好朋友們，先前全住在近山各部落，不是自身出了事就是被牽連，全逃入大山不敢再出去，自己是個被欺壓被逼迫的人，所以還想找和自己同樣的人，願意跟這些人作些公平交易，並且也為得給一班朋友們個方便，佟天慧費了很大的事把自己這些意思向他們說明，山坡上面的苗人也翻下來，知道決沒有第二個人，對於佟天慧放了心，他所說的話，苗人們聽着更是同情。

這裏十幾個苗洞，完全是從北邊山逃過來的，進了兩大山之後，就始終不敢再出去了，現在有這麼個人給他們帶來許多他們應用的東西，他們非常高興，佟天慧告訴他們只要朋友們不欺負他孤身一

人，和他規規矩矩的交易，往後自己能够隔幾個月來一次，叫所有南大山的苗人們不致於再受制得不到苗山中沒有的必需品，佟天慧看到他們全是語出至誠，並且指着太陽爲誓，決不欺負佟天慧，還要保護他幫助他，佟天慧這才把自己的貨物從深草中挑出來。

苗人帶着佟天慧入了苗洞，佟天慧知道這裏所住清的十幾個洞，三十多家，全是從前的山家苗，實在是一好部落，佟天慧頗蒙他們的照顧，自己爲得給個人打開一條生路，所以對於這班苗人們，十分客氣，自己決不過分和他爭多論少，苗人們也把收藏着的好獸皮，好藥材，全搬出來和他交換，這一來佟天慧和山家苗反作了朋友。

他們更告訴佟天慧只要是肯冒險肯吃苦，這一趟，把貨物完全脫手之後，隔一兩個月就可以再進來一次，他們本洞雖則沒有那麼大力量多買，可是這一帶還有許多生番裸裸，他們雖然比較強悍，可一樣的說理，只要跟他們講明白了，也照樣的交易，有山家苗照顧着，也不會出危險，佟天慧遂欣然答應，一定再來，自己也願意和南大山所有的各部落，全作了朋友，他在山家苗這裏，住了七八天，貨物完全出手，換來的獸皮藥材，仍然打成了包裹，山家苗更送佟天慧從比較好走的道路，指引他出來三四十里，他們才回去，佟天慧仍然是翻山越嶺，躲避着容易洩露風聲的熱苗們，出了山。

佟天慧，帶着這些獸皮藥材，出了嶺山，千佛嶺，他可是仍然躲避着鹿寨一帶，並且也不回老鴉灘，因爲他得把這些獸皮，藥材變賣出去，再回家，好叫老父別看出破綻來，在苗山所換回來的獸皮

藥材，不能叫長在鹿寨漢苗集場一般商人們知道，所以他出去很遠，才把這些貨物出手，這次獲利很厚，佟天慧冒險這麼作，就叫一帆風順，尤其爲自己將來打開一條道路，回到家中之後，更帶來許多食糧。

躺在床上，已成殘廢的老父佟兆千，見兒子出去販賣食糧，居然獲利，老人家很喜歡，現在家中只賸了一名老長工李老壽，在佟兆千面前，更不會走露消息，鹿寨集場那邊，也沒有人知道，佟天慧自己冒險入山，跟苗人交易。佟天慧這麼冒險的去幹，自己極有危險，尤其是鹿寨集場那裏一般商人們，只要知道這件事，就不肯甘休，他們一定認爲佟天慧是破壞他們集場的交易，佟天慧既拿着本錢，又憑着血汗，還不敢聲張，真像作賊一樣，自己在家中呆了有兩個月的工夫，一邊是暗中備辦入苗山的貨物，自己從苗山中更帶來珍貴的藥材，給老父治這兩條癱疾的腿，佟兆千這兩條腿不容易好了，可是經過治療之後，居然比從前輕鬆的多了，佟天慧因爲入苗山雖然獲利，可是頭一次去時，既限於資本，又是一個人，翻山越嶺，不能多帶貨物，此次錢比較多了，並且在苗山得到山家苗的幫忙，他們告訴佟天慧，二次再入苗山時，應該預備的貨物。

這一次的買賣，越發好作了，頭一次是已猜測着，多半按着鹿寨集場，跟苗人交易所預備的貨，他揀着苗山裏必然願意用的，可是佟天慧是越過了南大山，跟這般不到邊山來的各部落去交易，這就和鹿寨一帶的交易情形不同了，所以他帶的貨物，有兩樣山家苗不十分需要，可是佟天慧到也完全脫

乎，此次帶進去的貨物，不止於山家苗望眼欲穿的等待着用，其餘各部落也是睜紅了眼，見不着的東西，這次佟天慧母入苗山，貨物一到，山家苗這裏就給分了一半，他們更帶着佟天慧到別的部落，把佟天慧介紹給他們，作朋友，更和他們公平交易，雖則是一般沒開化的野苗生番，仗着山家苗引領着，保護着，佟天慧並且告訴各部落，交了這麼個好朋友，我們這一般不能出山，跟漢人交易的各族人，往後全能有許多便利，我們只要多得多些珍貴的獸皮，好藥材，我們想用漢人什麼東西，全能得到，雖然是以物易物，可是錯非像佟天慧這宗眼大有本領的人，誰敢作這種營業，對於佟天慧不要欺騙，不要生惡念，才是我們苗人之願呢。

這個山家苗跟佟天慧最好的一個老苗，名叫屠古，還有一個沙童根，這兩個苗人，性情非常直爽，他們全是已經歸化的苗族，他們這幾十家逃進南大山，不過是一年光景，就因為他們在鹿寨集場，不堪忍受奸商跟駐防的官兵壓迫，那時他們殺了一個商人，兩名官兵，闖下禍，屠古，沙童根，雖則被打個半死，依然逃進苗山，不過給他這一族人惹了大禍，駐防當地的帶兵官，聽信部下一面之辭，竟自派了一大隊官兵，連營着山家苗的兩個土司，全被鎖拿起來，叫土司引領着到古月洞山家苗所住的這個苗墟去搜捕殺人的凶犯，當時若只管是捕拿屠古，沙童根，肇事的兩個凶手，別管是他們冤枉不冤枉，那還近情理，當時屠古，沙童根，因為全受了重傷，被本族的人救進來，決不肯再叫他們捕捉了去，所以逃進來之後，立刻隱匿起來。

可是這一隊官兵，把古月洞包圍，找不到屠古，沙童根兩個老苗，這羣虎狼一樣的官兵們，發了威，他們也不管老少男女，見一個捆上一個，打一個，這個古月洞苗墟，所有的苗人，算遭了劫，不大工夫，已經有四五十名老少男女全被打的全身浴血，官兵們是非把山家苗全捆走不可，當時就有十幾個年歲太老的，和婦女小兒斃命，這就叫官逼民反，雖則當時還有苗人哀求，只要別把他們全捆送大營，他們願意担保，把屠古，沙童根找到了投案，可是他們算白哀求，眼看着古月洞苗墟的人，全要死在官兵的毒打下，一般少壯的，立刻大喊着，招呼本族的人，以死抗拒，跟官兵動了手，這一來山家苗，死的人不少，可是官兵這方面，也死傷了二三十名，山家苗當時逃得活命的，全離開古月洞，這附近一帶，他們不敢再停留了，一直逃出一百多里來，入了南大山。

這一帶，盡是沒歸化的野人部落，官兵是輕易不敢越過南大山，屠古，沙童根雖則是由他們兩個老苗鬧的事，可是事情決不怨他們，實在，是好商和官人，和官兵互相勾結，才逼迫的他兩人動手殺人，苗人們是最重義氣，把這兩個老苗，帶着一同逃進南大山，他們只賡下二三十家，就在這個飛叉嶺下，白雲洞佔據了一片山岩石洞，住了下來，不過是暫時躲避，過幾年再想法子，往別處遷移，還仗着山家苗這個苗族，他們多半的會耕種，不過這二年來，想盡方法，得不到好種子，他們不過是多打些野獸，來充饑，他們有時也帶着積存的獸皮，從南大山這邊往西南出去七八十里，勾漏山附近，長壽鎮把獸皮好歹賣去，換些個必需的東西回來，因為山家苗在鹿寨，鬧的事太大，進山搜捕的官兵，

雖則是自取其禍死傷了多少名官兵，不過這種事沒有理可講，完全把罪名加在山家苗的身上，死傷那麼多官兵，帶兵官全無法掩飾，當然也會一次派兵搜山，不過多運集些無辜的苗民，山家苗早已逃進大山，可是官家方面，竟自把歸化的苗族，好幾個土司，全辦了罪名，更各處走公事，令各地駐軍協助緝捕山家苗，所以山家苗在這鑄山一帶，就沒有出頭之日。

他們偶然的派一個人出山，用獸皮換些東西，還得叫那熟悉漢族語言習慣的，假扮成漢人，才敢出去一次，山家苗就過着這種苦難的歲月，見到佟天慧入苗山，算是給山家苗帶來了一片生機，他們得到許多經年累月見不到的東西，並且佟天慧在老鴉灘，種了這些年地，他很有經驗閱歷了，知道這個山家苗，是受壓迫，畏罪逃亡的苗族，他們的生活苦到極處，他們就是努着力的打獵，冒着危險，採取珍貴藥材，可是獸皮積存多了，藥材積存多了，也是無法脫手，佟天慧一看他們這白雲洞附近一帶，山地的土脈，知道能夠種好幾種糧食，全可以得到極好的收成，這個層古跟沙草根兩個老苗，逃到這裏之後，傷痕養好，依然那麼健壯，他兩人更是同佟天慧十分親熱，佟天慧在頭一次走時，已經告訴他們，你們要好好的忍耐着，等着我，叫你們就能够全得到溫飽了。

佟天慧回轉老鴉灘之後，真個給山家苗選擇了極好的糧食種子，給他們帶進山去，更給他們帶了幾件領地的傢俱，告訴他們只要一年過後，這一次的糧食，收下來，多留種子，第二年你們就能多種十幾畝山田，在白雲洞三五年的工夫，你們就是可以豐衣足食。層古，沙草根對於佟天慧是感激萬分

，所有他們一族的殘餘苗人，也全把修天慧敬若天神，修天慧此時也算是借著他們的力量，把野人各部落的道路打開，自己往後入苗山更可以少就擱時日，只要把貨物帶進來，立時脫手，兩下裏全是預先定規好，他們需用山外什麼東西，修天慧必然努着力的照辦，就是多費力氣，少賺錢的貨物，修天慧照樣給他們帶進來，決不肯叫他們失望，可是修天慧若是告訴他們，自己多要那一種的獸皮，跟某幾種的藥材，各部寨也是努着力的照辦，修天慧入了苗山他們已經預備的總比修天慧所要的數目多，這種情形日子一長，彼此間從交易買賣變成了朋友，多麼兇悍狡厲的生番野苗跟修天慧也親若家人，這一來修天慧把一個已經破產將要受飢寒吃苦的家，變成很富裕的家了，修天慧入苗山十幾次，可就是二年多的光景了。

他的老父修兆千，雖則兩條腿是不能動了，可是這二年，這個家一富裕起來，老頭子的精氣神很好，可是修天慧當初實在是騙父親，說是跟隣人們出去販運糧食，不過日子一長，就不能竟自隱瞞了，已經告訴父親修兆千，自己算是棄農就商實行作了商販，往來貴林一帶，什麼貨物全買賣，不過對於自己是入苗山跟各部寨交易這件事，又是始終不敢告訴老父，因為只要告訴他老人家，就是不阻止自己再出去，可是他老人家也決不放心，白給老父多添煩惱，所以這件事始終在嚴密藏。

修兆千知道自己的田地全賣了，可是到了這種時候，也就無可如何，兒子修天慧並不是沒志氣，當初那種情形，叫他有什麼法子辦，這個修兆千，他不過是諄諄囑咐修天慧道：「天慧，你棄農就商

，實不是我的心願，生活逼迫的你，不還麼像是不成了，我也不能過分的再固執，不過可不准許你在外面露出一個字，會武功來，不論到什麼地方，更不許提你老爹爹的名字，我帶着你們娘兩個來到老鴉灘這個地方，我可決沒埋名隱姓，可是離開家鄉這麼遠，我就爲是這個地方清靜，我是另有灰心的事，任什麼人不願意見了，你這一常常出去經商，作買賣，就難免遇到了舊日的熟人，千萬不要告訴他們，我們在老鴉灘這裏落了戶，你若真是真個有敬愛老父之心，就要牢牢記住這個話。

佟天慧只好諾諾連聲的答應着，這是多少年疑團莫釋的事，可是過去已經碰過好幾次釘子，不准追問，自己那還敢再問，不過對於這件事真不知道老父是爲了什麼，爺兒兩個當時說完了話，佟天慧照料着家務，跟着仍然是採辦苗山交易應該預備的貨物，過了些日子佟天慧又進了山，這時正是初夏的時候，天氣是漸漸熱起來，佟天慧對於自己這種事業，絲毫也不肯放鬆，雖則家中已經略有積蓄，在這種天熱的時候，挑着很重的貨物，更得揀荒僻無人的地方，翻山越嶺，這是很辛苦很苦惱的事，佟天慧決不介意，自己這二年，就算是幹慣了，並且老父雖則這二年精神還好，可終歸是一個殘廢人，風前燈，瓦上霜，他老人家沒有多少年的活頭，自己拿定了主意，要好好的幹二年，多積蓄些盈餘，趁着老爹爹在世時，自己若是能把當年賣出去的田地，再買回來，那叫老父看着多喜歡，並且老父一旦去世，更得好好的爲他辦理喪葬的尊。

第九章 救苗女鞭打金錢豹

佟天慧自己雖則這麼大的歲數了，可是他決沒有爲自身作室家之想，這個佟天慧大約是命中註定了，他要作一個一生孤獨的人，所以到現在有力量能辦這件事了，老父也是屢次催促，佟天慧他却始終謝絕，他這次入了山，走一程，歇一程，好在是走熟了的道路，白天山頭上熱，自己常常的趁着晚風涼爽，把晝夜顛倒一下，白天歇息，夜晚趕路，他這二年多，自己混好了，把山家苗也全照顧得衣食無缺，因爲二年過後，白雲洞一帶已經種起幾十畝山田，還是完全豐收，更有佟天慧不斷的給他們帶進山外的貨物來，這白雲洞在這種荒野的苗山中，反成了安樂之鄉。

佟天慧他這個名字，跟他這個人真可以說是名實相符，他是天生帶來的聰慧過人，其實他書唸得並不多，武功也是弄個半途而廢的，被父親阻止住，不叫往下再練，究竟這種非常人，他就有非常的智慧，他的武功本領，自己這些年來，背着父親，暗中操練着，絲毫不肯放鬆，他的功夫，雖則學的不多，可是練得極純，入苗山跟這一般生番部落交易買賣，他只要遇到機會就變着方法來教化一班生番部落，處處指示他們，勸戒他們，不叫他們過分的逞凶鬥毆，還常常的，給他們指導游獵的方法，這一來附近十幾個部落，全得到佟天慧的好處，他們這一年多的工夫，少起多少爭端，少死多少苗人，野人，他們打獵也比較着從前收獲多了，更有有的也學着種些山稻，自己能收獲糧食，更是對於陸

天慧萬分敬愛，佟天慧雖則入苗山不能過分耽擱，可是他來一次，各部落全爭着迎接他，遇到了他們不能解決的事，只要佟天慧一出頭，事情是迎刃而解，佟天慧自己也高興，個人的志向早就想這麼作，像此時這種情形，還不算如自己的願，不過在當初的想法，只能說是妄想而已，個人很想能够在苗山中作到了恩威並用，對於苗人們，能够指導他們生聚教養，無形中叫他們全成了善良苗族，不叫他們以強壓弱，聚衆搶掠，凶殺鬥毆，自己能够作到苗山中的一個威望足以鎮服他們的山主，那够多麼稱心如意，真能够作到那樣，指導着他們在這種大山中，全能够耕種，織布、打獵、操作，有五年的工夫，能够把各部落全變成富庶的苗區。

除去山中實沒有辦法東西，完全叫他從本山中自生自養，利用山中天然的富源，教導他們和漢人一樣的生活方法沒有個不能成就的，不過自己是有心無力，此時自己既有許多事牽扯，不能常留在山中，並且個人的武功本領，和自己的聰明智慧，似乎還沒有那麼大力量，現在自己就是能作到的盡力的多作一點，有益他們的事，就是了，這個佟天慧他完全抱着爲苗人謀福利，就是野人生番，各部落自己也不像官府那種殘忍不仁的看法，自己認定雖則他們生長苗山，終年跟木石野獸爲伍，他們的行動上，和習慣上，當然是粗暴蠻野，可是無論怎樣，他們總是人，不是披毛戴角，橫骨插心的野獸，只要有人教化他們，他們一樣的能够漸漸的變化成善良，所以對於邊疆一帶，苗山中，屢起風波，佟天慧認爲決不是苗族各部落無法教化，完全是一般貪官污吏所造成的，可惜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沒

法挽救這種極萬惡的看法，和對苗人極不公平的處置。

佟天慧這天已經到了白雲洞北，離着白雲洞只有一二里，再翻過一道山嶺去，也就到了，佟天慧這可是走了一正夜，此時東方發曉，樹上野鳥鶯飛，宿露未消，曉風陣陣，非常的涼爽，佟天慧挑着一付極重的擔子，往這道山嶺上走來，到了山嶺上面，抬頭向東方望去，太陽還沒升起，可是天空中，湧現一片彩霞，這時更是草木最旺的時候，站在嶺頭上，往遠處看，一座座的高峯大嶺，聳立在雲山頭，全掛着很厚的蒼苔，有的像一座綠屏風，立在那裏，有的像一座碧城，峯腰嶺壁，遍長着山花野草，全叫不出名目來，靠北邊，一片山頭，那裏湧出一股子泉眼。蜿蜒而下，映着晨曦，如同一條水晶帶子，搭在山腰上，一羣一羣的野鳥，在嶺頭峯邊，盤旋飛舞，發出不同的噪聲，眼中所看到的，真是美景無邊，誰又知道猿山中，還有這座好的所在。

佟天慧站在嶺頭，擔子也放下，自己看到這種美景，曉風吹在臉上，那麼舒適，覺得胸襟舒暢，佟天慧真有些捨不得走了，自己站在這裏，東看看，西看看，遠瞻近矚，覺得自己好像置身畫圖中，按着白雲洞的方向望去，雖則看不見，可是知道前面出去不遠，從那片高崗下去，就是白雲洞，佟天慧自己站的工夫很大，東方朝陽已經湧起，剛伸手抓擔子，要往嶺下走的一剎那，突然聽得偏着東南，突起異聲，並且雜着劈叭石塊暴擊之聲，眼中看不到，聲音可不遠了，因為下邊矮，有大片的樹林擋住了眼，可是喊聲不斷，佟天慧可聽出，喊的是苗語，並且極耳熱，不過這種喊聲，帶着驚慌恐

體，這分明是苗人遇到了凶惡的野獸了，佟天慧就想到是白雲洞山家苗的人，自己把抓孺子的手撒開，一縱身，順着嶺頭往下竄，快到了嶺下，耳中聽得一個苗人，嗓音極細，他在喊着「福姑子快往崗子上竄」跟着哎喲一聲，佟天慧一聽這種聲音就知道這個年輕的苗人要死在野獸爪牙下，他尤其聽出最後喊叫的聲音分明是老苗屠古，兩個女孩子，那個叫福姑子的聲音。

佟天慧誓不顧身，腳底下用足力猛往喊聲處飛撲過來，佟天慧在當初父親佟兆千傳授他的武功時，學的本是武當派的功夫，也會練過幾手劍，但是劍術不是三年五載容易有成就的，後來佟兆千葉家遠走在老鴉灘，避地隱居不准佟天慧再提武術的事情，尤其他們家中，更沒有一件兵器，可是佟天慧明面上是不敢違背父命，武術是他天性最愛好的事，背着爹爹暗中照樣的鍛練。

趕到他出來單獨的入苗山，和各部落交易，這是履危蹈險，拿性命換衣食，悄悄的打造一條趁手的軟兵器，自己打造了一條龍頭鞭，他可是只能按着平常的七節鞭，練子槍，桿棒，這幾樣兵器的招術運用，至於武當派使用這種龍頭鞭，講究暗含打穴術，別說佟天慧，就是父親佟兆千，也不會打穴的功夫，好在他預備這條兵器，只爲是隄防意外，輕易決不露出來，他入苗山差不多三年的光景，始終就沒有用着這條龍頭鞭。

此時他身形一撲過來，已經把龍頭鞭掙下來，趕到腳底下一落穩，從一排樹隙中看到正是老苗屠古的女兒福姑子，摔在這排樹旁邊，一段亂石崩下掙扎往起爬，頭也破了，兩手肩膀全帶了傷，就

在這剎那間，更聽得巨石落地，夾雜着野獸的吼聲，佟天慧一聲身竄出樹隙，此時才看見趕情苗女福姑子是被一隻極大的金錢豹追了來，那邊正是福姑子的妹妹梅梅，也正在翻身逃竄，他可是已經竄上一段四五尺高的石崗，更隨着抓起上面的石塊，向這頭金錢豹擲去。

這頭金錢豹已然帶了傷，豹的右額角流着血。可是這隻豹子十分凶猛，身軀也大，並且似乎被他們碰了幾下，怒極發威，全身的花斑皮毛全炸起，四足一登，一聲吼叫，嗚啦一陣暴響，四隻利爪下的石塊石沙，全被登的向後甩出好幾尺遠，一片暴響之聲，聲勢驚人，這個梅梅他是破死命的救他姐姐，他故意的叫這隻金錢豹追他，好容福姑子逃開，可是他却成了身臨絕地，這就叫當局者迷，他們若是往西邊逃，這邊全有樹木，這兩個苗女全是十六七歲，身軀很健壯，他們翻山越嶺，腳底下全够快的，更會蹿升極高的大樹，此時全忘了往樹上逃。

這個梅梅他竄上亂石崗，打下了幾塊石塊，他想往上面逃時，那知道這一帶盡是浮動的石沙，高崗是往上一層層的高起，他再往上竄則沒有多高，只有五六尺，可是腳底下不得力了，嘩啦一聲，腳下登滑了，豹子已經撲上去，佟天慧此時他暴喊了聲：「好豹子」，雙足一頓，力量用足了，往北這一猛竄，手中的龍頭軟鞭已然掄起，照着金錢豹的背上砸下來，他是人和龍頭軟鞭一塊往下落，無奈梅梅這一失腳，身軀從亂石崗往下一滑，嘩啦一聲，整個的身軀順着石崗往下滾。

這一下子，就該是佟天慧這一龍頭軟鞭砸準了，可是梅梅的身軀正滾到金錢豹往下落的斜坡上，

金錢豹的利爪，和他那龐大的身軀，梅梅就是當時死不了，也得受極重的傷，佟天慧身形已然縱起，顛也往下落，梅梅失腳往下滾，是跟佟天慧往起縱身的同時，這一下子，佟天慧可急死了，天大的本領你換不過式來，何況佟天慧武功本領沒有深造，這幾年完全仗着他天賦的聰慧，尤其這二三年，奔走苗山，作這種冒險的買賣，功夫比較着從前可是精純熟練，不過沒有什麼超羣出衆的技巧。

只爲他是一個非常人，所以在勢急危殆之下，情急智生，身形落下來，鞭是也往下落，可是他龍頭軟鞭鬆了手，他整個的身軀往下一沉時，只有右脚尖點着了亂石崗的斜坡，他猛然把全身的力量用足了，碎的一下，滾着撞在金錢豹的上半身，這頭凶猛的金錢豹，雖則力大，又是怒極狂撲，他完全是往亂石崗上面猛竄，佟天慧橫着這一撞他，竟把他的力量完全卸了，這頭金錢豹身軀向左一翻，竟自順着亂石崗的斜坡向北滾出去，佟天慧的身軀也轉着向前一撲，可是左脚已然看準了亂石崗的斜坡，整整從苗女梅梅的身旁邁過來，左脚用力的一棧石坡，身軀向石坡上一栽，他却把龍頭軟鞭趁勢抓住，可是左手的手面掌緣，全被石頭戳破了，此時可仍然是在危險萬分。

金錢豹被撞出去並沒受重傷，還算是佟天慧的幸運，他的右掌誤打誤撞抓了那頭豹子額角一下，正是他傷處，豹子將將受的傷，皮破血流之下，佟天慧這一下子，他也疼的順着石坡，又連着翻了兩次，身軀可躍起，越發的怒吼怪叫，一個盤旋，石塊土沙，嘩啦嘩啦的揚起，這一來給佟天慧稍微的緩了勢，梅梅也掙扎躍起，佟天慧龍頭軟鞭一抓到手，口中疾促的招呼着：「梅梅還不快上樹逃命」

金錢豹可是四足一登，已然照着佟天慧上半身猛撲過來。

佟天慧知道在這種時候，稍一慌張，自己的命，就算扔在這，梅梅也得飽了金錢豹的饞吻，金錢豹帶着風往這邊一撲時，佟天慧身軀往左一閃，左腳可蹬足了勁，不叫身軀滑下去，龍頭軟鞭往左一帶，往起一翻，嗚嗚的從自己左肩膀上向右甩出來，金錢豹一撲過來，兩隻前爪抓空，這種野獸，比虎狼全厲害，力量大，縱躍的快，一貫就是兩丈。

金錢豹這一撲空，他總得往下一落，前爪落了地，才能回頭，佟天慧的龍頭軟鞭，叭啦一聲，鞭身正砸在金錢豹的脊背上，嘣啦一聲，金錢豹的身軀往斜坡上一落，可是這一鞭雖則把牠砸傷，因為是軟鞭鞭身的力量，可就差多了，若是龍頭，砸在他脊背上，就可以把他脊背砸斷，佟天慧趕緊的一轉身，右腳一用力，往斜坡上一踢，自己的身軀也往石崗的西邊縱下來。

這頭豹子果然十分厲害，雖則帶了傷，可是他依然够快的，前爪一着地，豹頭，也是向西一甩，嘩啦一聲，四爪一登緊追着佟天慧的身軀撲下來，佟天慧好險了，金錢豹的前邊左爪全抓到了佟天慧的右肩頭後，佟天慧腳底下一着實，趕緊的全身向下一俯，一個黃龍轉身龍頭軟鞭隨着往起一抖，從左往後隨着身形鞭頭一翻，這是從下往上翻，龍頭軟鞭，叭的一下，抖在了金錢豹的左爪上，這一下，金錢豹可吃了大苦子，把他的左爪擦傷，金錢豹的身軀向後倒仰着翻出去，佟天慧身軀換過勢來，口中喊着：「畜生，還往那裏走」，這條龍頭軟鞭用足了力，從左往後一甩，掄圓了，往前一趕

步，照着金錢豹的身上滾下來，因為在這種緊急慌張之下，兵器上沒法使用的全够尺寸，所以鞭掙起來，只求能够碰上，碰不死，叫他帶了重傷，也就跟着可以把他弄死，這一鞭的力量，用的真足，可是這頭負傷的金錢豹，也像瘋狂一般，身軀倒翻出去，趕到往亂石崗的北邊一落時，佟天慧也正是上步趕打，龍頭軟鞭碰下來。

可是這頭金錢豹他身軀翻着落下去，趕到着地時，他仍然是身軀轉了一下，四爪着地，他那隻左爪，往山道上一落時，因為傷太重，這一下子，他疼的一縮左爪，往右猛力的一掙扎，他的身軀無形中向右，也就往東邊竄出去四五尺，往山道上一滾。

佟天慧這一龍頭軟鞭完全碰空，叭啦一聲，跟那堅硬的山道較了勁，這一下子，碰的碎石紛飛，火星四濺，鞭頭反擊起來，佟天慧自己的虎口險些被自己軟鞭震傷了，金錢豹他二次一滾，這次他知道躲避着左爪不用力，一聲怪吼，兩隻後爪用力的一登，依然竄起來，又撲回來，這種野獸，也真個厲害，他已經受了三次傷，決不退却他這種式子，就是猛往佟天慧的身上碰，只要把人撲倒，就算死在他利爪巨口下，佟天慧身軀剛往左一恍，豹已經撲過來，佟天慧趕緊的用力向左一竄，出來有七八尺遠，金錢豹又撲空了；往下一落，他又把自己的那隻帶傷鐵爪碰了一下，可是叫的聲音越發刺耳，噢的一下，身軀沒縱多高，只掃着山道上面的草梢，向佟天慧撲到。

佟天慧此時掌中一用力，金錢豹往這邊撲到時，佟天慧把身軀也往下一矮，右腳猛往外一探，向

後一滑，身軀疾轉，這條龍頭軟鞭隨着身形由左往後甩，軟鞭完全掃着草梢，鞭的龍頭正好奔了金錢豹的兩隻後腿，這隻豹這次撲空，並沒停留，後足一用力，身軀微往右斜了斜，照着佟天慧這邊猛撞時，可是佟天慧身軀已然撤出去，軟鞭已然甩出來，叭噠一聲，鞭的龍頭正砸在金錢豹的後跨上，豹的身軀已經支持不住，砰的一聲，向草叢子內倒去。

第十章 傳鞭授藝隱患潛伏

佟天慧這條龍頭軟鞭決不停留，跟着一震腕子，又把軟鞭帶回來，從左往右，仍然是橫着掃下，這頭金錢豹再往起竄，可不成了，前爪後跨全帶了傷，他用不上力量，身軀剛往起一挺，龍頭軟鞭已然又捲到，噍噍，噍的一聲怪叫，鞭頭正打金錢豹巨口的左邊，從嘴角打上半邊的利齒全被砸掉，這時的傷太重了，連滾帶竄，腥血甩得草地上一片殷紅，可是佟天慧趕緊的縱躍閃避，龍頭軟鞭還是招術不停，一連又是兩下，才把這個金錢豹頭骨砸碎，倒在山道上斃了命，佟天慧已經遍身用汗洗了。

自己這些年雖則在老鴉灘渡過着清閑日子，除了種地，就是停下練功夫，可是十幾年的工夫，就沒有這麼拚過命，此時果的氣喘吁吁，看到金錢豹血跡模糊的身軀，真是不寒而慄，忙抬頭招呼：「梅梅，你還不下來等什麼」，苗女梅梅他在樹上先行雙手攏着口邊，高聲的招呼，姐姐孀姑子，問他

在那裏，因爲在佟天慧一現身相救的時候，這個福姑子已經爬起來，逃進亂石崗南邊一片深草中，他就始終沒敢再露面，梅梅也看不見他的影子，這才拚命的招呼，那個福姑子他真是吓破了胆，趕情他情不聲的已經從亂石崗旁邊，穿着一片一片的荒草，已經逃到山嶺的那邊到了山嶺的半腰，伏身一個大石筒後面這邊，偷偷的張望，這時梅梅拚着命的這麼高聲喊着，他才聽見妹妹招呼，知道沒事了，並且他也看見佟天慧救了他姐妹。

從嶺腰上往下走着，此時豹已經打死，他反倒連跑也跑不動了，還是梅梅比較着這個姐姐有勇氣，從樹上跳下來，向佟天慧招呼着，這個梅梅雖則已經十六歲，還是一派天真頑皮，此時他恨極了這頭金錢豹，走上前去，照着豹頭噴嚏的就是兩腳。

佟天慧拭着汗，不禁的也笑了，向梅梅說道：「你還不快去把福姑子架回來，你看他還能走路麼，怎麼白雲洞那邊一個人沒跟你們出來，梅梅却微笑了笑，他們現在因爲跟佟天慧這三年左右的工夫，已經親如家人，全按着漢人的稱呼，招呼佟天慧，梅梅道：「佟叔叔，你等等我先把廢物姐姐架回來，再和叔叔說」。梅梅立刻飛跑着迎上前去，架着福姑子緊走回來。

到了佟天慧的面前，佟天慧見福姑子身上好幾處傷，忙問道：「福姑，你可是被豹抓傷麼」，福姑子此時面色慘白，兩眼仍帶着驚惶害怕的神色，向佟天慧道：「佟叔叔，可吓死我，我全是自己摔傷的，若被這個惡東西抓着，我大約早死在他利爪下，佟叔叔，你幾時會看見南山一帶有这么大的

豹子，偏偏被我們遇上，真是晦氣。

梅梅一旁依然帶着笑說道：「姐姐受點傷不要緊，沒有摔壞了筋骨，忍着疼，回去擦上藥就好了，若不是修叔叔趕到，我們大約全得死在豹子的爪下了，我們受傷，也是修叔叔給的，命，也是修叔叔救的，這怎麼辦？是謝謝修叔叔，還是叫他給我們治傷？」

佟天慧看看這個梅梅却含噙帶笑道：「梅梅，你的胆子越練越大了，可是方才你一樣也幾乎要吓死，此時又說嘴呢，你怎麼這麼不講理，我才從大嶺上翻過來，聽見喊聲，就知道是白雲洞山家苗的人，所以我破死命趕來救護，我也用不着你們謝，憑什麼叫我治傷，難道這頭豹子是我放出來的，該打」。

福姑子推了梅梅一下，也把方才的驚惶恐懼斂，雖則傷還疼，隱隱也帶了笑容，向佟天慧道：「修叔叔，你別聽妹妹滿口胡言，實告訴叔叔，我們是天還沒大亮，就往這邊來，我們爲是往那道大嶺上去等修叔叔，那裏最高，也正可以看到叔叔的來路，隔着幾里地也能看到一點形跡，我們二人已經這樣等了兩天了，叔叔你爲什麼這次盡自不回來。」

佟天慧一聽福姑子的話，這才明白，梅梅說的話還是真對，果然這場危險，身上的傷痕，全靠自己賜給他們的，佟天慧反覺得十分抱愧，這兩個女娃子，竟自有這麼純厚的天性，他們知道我佟天慧照顧他們，待他們好，他們竟也拿自己當骨肉家人看待，來的日子一晚了，就這麼想念擔心，這樣看

起來，越發的痛恨鎮守苗疆苗山附近的官府體甚惡，苗族一樣的有血性，明恩怨，識好歹，只是這班貪官污吏，和那些不法的駐軍們，決不對他們分別一下，那是生番，那是熟苗，像山家這麼好的一個苗族，也被他們逼迫的困處在大山中，不敢再往邊山一帶多走一步，這是他們天性善良，已經鬧出禍來，無法挽救，這二三年的工夫，自己和他們接近的時日太多了，對於他們知道的清楚，對當初的事，決不再存報復之心，像他們被逼迫到這種地步，很可以結合一班野人們到苗山邊山附近一帶去搶掠一下，也消消自己的氣，得些糧米衣物，可是他們寧可終年的受苦，找不到食糧大鹽，就這麼忍受着，沒有一個想去作擾亂邊境的事，所以看起來，一切罪孽，全是那班萬惡的東西造成的。

佟天慧聽到福姑子這番話，勾起了無限感慨，對於這兩個女娃子，自己也是強作笑容，安慰着他們，告訴他們「因為這次出山之後，得給八岔洞的獐族來採辦他們所要的幾件當地無法買的東西，所以比較預定的日子，晚了十幾天，叫你們這麼關心，到嶺頭等待我，險些送了命，真叫我不安了，不只於受的傷應該叔叔好好的給你們治，我再出山時，必要給你們姐妹兩個每人帶一份衣服和好看的花線來，作獎勵，你們不喜歡麼，在這裏等一等，我把我的擔子還得挑下來。」

梅梅福姑子，姐妹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全把疼忘了，在苗山裏他們又全是犯罪的人，這二年，雖則蒙佟天慧的教導幫助，種的山田豐收，究竟他們仍然過着穴居野處的生活，得一點漢族的東西，太不容易了，所以佟天慧就是給他們這一族多帶些應用的東西來，佟天慧往返也是困難冒險，他們

全是珍惜着不致浪費半分，一條線，一枚針，全是把他看作寶貝，他們是熟苗過去跟漢人很接近，福姑子梅梅，也是常常的到鹿寨一帶去，看到漢人女娃子和婦女穿的那麼齊整，他們那時趕上自己苗山積蓄的獸皮藥材多些，可以多換些日用必需的物品，他們倒也穿過新衣服，自從遭了禍，逃進南大山，全是將將的能够衣服蔽體，那還敢存那種奢望，如今聽到佟天慧許他們帶新衣服好花線來，梅梅，喜歡的跳着和福姑子笑，福姑子也把身上傷疼全忘了，兩個人現在又很感謝這頭金錢豹，若不是險些被金錢豹吃了，佟叔叔來了，也想不到單單的給我們帶衣物，這兩人是片天真，稚氣的可笑。

佟天慧此時已經到了嶺上，把自己那付重擔子挑了下來，此時福姑子不像先前那麼萎靡走不動了，反倒招呼着梅梅，兩個人一人抓住佟天慧的擔子的一邊，幫着佟天慧走路，趕奔白雲洞，這兩個女娃子，已經連着兩三天這麼跑出來，所有苗洞裏邊，不論男女，只要能操作的，全要到山地裏去耕作，誰也沒有工夫再照顧他們，那又知道這姐妹二人險些死在金錢豹之口，到了白雲洞附近，梅梅頭一個跑進苗洞，高聲的招呼着找他的爹爹老苗屠古，叔叔沙董根這幾個人，他高喊着：「我佟叔叔回來了。」他們的田地，就守在苗洞附近，梅梅這一連喊帶叫，立刻把人全招呼來，老苗屠古，還是那麼精神百倍的，跟沙董根全從田地裏跑來，可是看到這兩個女娃子帶着傷，身上許多血跡，忙的驚問怎麼弄成這樣，可是梅梅却告訴老苗屠古，不用問，快接佟叔叔，他的担子太重了。

屠古等也是在盼望着佟天慧，立刻全迎上前來，老苗屠古趕緊先招呼着一個弟兄，名叫月沙的，

把佟天慧的擔子接過來，替他擔着，一同走進白雲洞，他們所住的石洞內，雖則全是老朋友了，常來常往，現在不過相別兩三月，見了面依然是那麼個別的親熱，此時屠古這才問怎會跟梅福姑子會在一處。佟天慧含笑指着這兩個女娃子，向老苗屠古道：「你去問吧。」屠古一看這種情形，就知道女娃子惹了什麼，不過情形很各別，兩個女娃子，全帶着傷，可是臉上全有笑容，這真是怪事，立刻向梅梅追問，梅梅這才把自己跟姐姐，這幾天盼望着佟叔叔早早回來，不等天亮就往大嶺上等候張望，也是今天起得太早了，天還沒有大亮，不過是略辨道路，隱着那道飛又嶺還有一大段路，竟從樹林子裏竄出一隻金錢豹，這隻金錢豹，凶狠異常，姊妹兩人，雖則還拿石塊把他打傷，可是金錢豹發了威，姐兒兩個被豹追的，眼看着就要死在他利爪巨口之下，那知道我姊妹兩人，命不該絕，我佟叔叔恰好這來到飛又嶺，他竟以一條單鞭，打死金錢豹，爹爹趕情佟叔叔有那麼大本領。他口中說着，竟自跑到佟天慧面前，把佟天慧的短衫撩起，用手拍着佟天慧圍在腰間的龍頭軟鞭道：「爹爹，你看佟叔叔竟會使用這麼好的軟兵器，咱們苗山中，那見過這樣厲害器械，爹爹你求佟叔叔，教給我們使用這快兵器，我們兩人練會了，爹爹的臉上多麼好看。」

老苗屠古哼了一聲道：「你這兩個女孩子，就是這樣胡纏胡鬧，全是這麼大的姑娘，還是孩子氣，也該叫佟叔叔先歇一歇，你們也去收拾一下傷痕，還有什麼事，值得這麼喜歡？」梅梅看了福姑子一眼，向老苗屠古道：「我佟叔叔下次再入苗山時，就給我們帶好看的布，好看的花線來，我們怎麼

不高興。」老苗屠古不由哈哈一笑道：「你真給我屠古丟人，爲了穿新衣服，把疼全忘了，不要再糾纏我們，和佟叔叔商量正經事呢。」梅梅，福姑子，兩個人才笑着跑向後洞。

沙董根也在這，却向佟天慧道：「天慧弟，你起情還有一身本領，二三年的工夫，一點沒露出來，我們看看這條兵器。」佟天慧遂把龍頭軟鞭的如意扣一摘，軟鞭褪下來，沙董根，跟老苗屠古全看了看，這條兵器，老弟兄越發高興，萬想不到畏罪逃亡，南大山隱匿，反會結交了漢人中這麼個好朋友，老弟兄兩人，更詳細問，佟天慧武功本領全是跟什麼人學的。

佟天慧趕忙把龍頭軟鞭收起，向屠古，沙董根，把自己的事略說一下，告訴這弟兄兩人，錯非是在苗山內見不到漢人的地方，自己決不敢露出是練過武來，這是違背父命，自己的老爹爹知道了，定然氣死，屠古，沙董根，聽到佟天慧的爹爹莽莽千的這種情形，他們雖是苗人，一樣體的佟兆千這種情形，他定有難言之痛。

可是老苗屠古，向佟天慧道：「天慧弟，你有這一身本領，你爲什麼埋沒了一生，我很願意你自己所學施展施展，南大山一帶，很有些個頑強凶悍的生番部落，他們常常的擾亂各苗墟，各苗洞，他們還不時的竄出山去，搶掠漢人，爲害邊疆，只願他們這麼橫行不法，我們山家苗，不算什麼，因爲我們這一族，原本全是犯罪的人，可是一般善良的苗族部落，早晚全要被他們連累，天慧弟，你仗着這一身本領，很可以爲苗山中造福，把這兩處頑強不法的生番野苗，制服住了，苗山中誰不感激你

，殺了所有的苗人，也就是煮了他們這兩個部落。」

佟天慧聽了老苗屠古這番話，冷笑着點了頭道：「屠古哥，你這種打算，很好，我也應該這麼作，但是我才跟你說的話，你就忘了，我父親這些年來，嚴厲告誡，不准我再提練武二字，今天的事，我雖則違背父命，可是我不能見死不救，此後我仍然得遵從父命，我決不敢再提練功夫這些事了，咱們說些別的吧。」佟天慧說着話忽然覺得背後有脚步輕移之聲，一回頭，趕情竟是梅梅，福姑子，這兩個人不知什麼時候，悄不聲的已經從後面，出來站在自己身後是在聽自己跟老苗屠古講話，佟天慧這一看他姊妹，兩人可是發現這兩個女娃子，全把嘴撇起，臉上帶着一片愁悶失望之色，佟天慧向梅梅說道：「叔叔，爲了什麼方才還那麼高興，現在反這麼愁眉苦臉，有什麼事，不如意，對叔叔講出來。」

梅梅哼了一聲道：「佟叔叔，我跟姊姊一團高興，叔叔却用一盆冷水澆在我兩人頭上，我還喜歡什麼。」老苗屠古跟沙童根，其實早看見兩個女娃子進來，他兩人站在佟天慧的背後，屠古他就沒言語一聲，顯見是，他知道女娃子來意，佟天慧此時聽到梅梅的話，正色說道：「梅梅，福姑子，他兩人有這種志向，想學我使喚的這條龍頭軟鞭，我很喜歡，我是應該教給你姊妹兩人，我說的話，你們已經聽見，決不是你們不能練，我不願意教，只爲父命難違，漢人苗人是一樣，全懂得敬愛老父，你們想我佟天慧，能够故意違背他老人家的教訓，我在外面私自傳授別人武功，這種事作不得，梅梅福

姑子，你們想是不是？」

梅梅道：「修叔叔，就爲這件事，不能教給我們，可是要依着我想，修叔叔照樣的能教給我們，只要不是修叔叔自己嫌麻煩，決不算叔叔你違背父命，修叔叔，你想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南大山，慢說漢人沒有到這裏的，就連遼山一帶的苗族，全不肯往這一帶來，這可以說是另一個世界，我們姊妹兩個，又是山家苗，叔叔你成全我們，叫我們學出本領來我姊妹兩人，要爲苗山造福，替修叔叔作這件事自己願意作，不能作的事，這真是三全其美，修叔叔你還有什麼游疑呢？」沙童根在旁鼓掌大笑道：「好娃子，你真能講，你說出來話，理直氣壯，我們也覺得你修叔叔應該成全你們，不過你們可得牢牢謹記，將來萬一遇到漢人，可不許你們講出身上的功夫，是跟老鴉灘佟天憲學來的，你們不能恩將仇報，反害了修叔叔作一個不遵父命，不孝之子。」福姑子，梅梅，這姊妹兩人，立刻往地上一跪，他們姊妹兩個，各把兩隻手，先往胸頭按了一下，跟着兩手向上一舉，他們就要以苗族最尊嚴，最鄭重的指天爲誓，可是佟天憲立刻把兩人撈拉起來，說道：「梅梅，福姑子，用不着那樣你所說的話，不過是強辭奪理，可是在苗山中，我倒也能够通權達變，不過我實在告訴你，連我本身所練的功夫，全沒有成就，好在你們是女娃子，我也無須那麼固執，担了師傅之名，就得把你們教出來，今天所遇到的事，也就足以證明，在苗山，多一點本領，多一點保障，你們以原有的矯健的身軀，再學些武術的技巧，往後就不會再有這種危險了，不過我不能常常的留在苗山中，只要我入山時，必然盡心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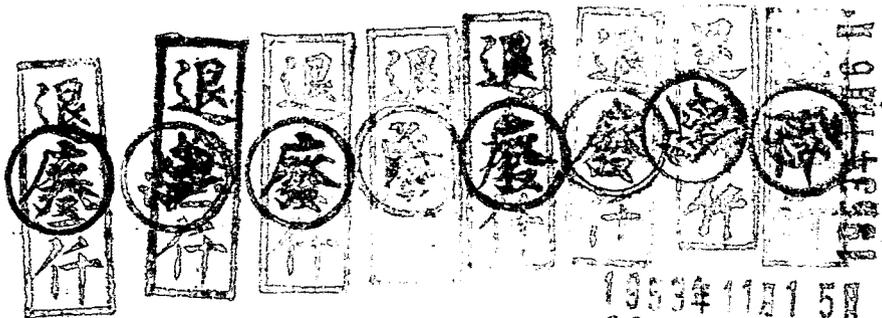
點你們就是了。」

梅梅，福姑子聽得佟天慧答應了，教他兩練功夫，這兩個女娃子，愁眉頓展，滿臉堆歡，又像回來時那樣喜歡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佟天慧只要一到白雲洞，立刻就忙亂些日，各苗族部落有許多跟佟天慧是約定的貨物，佟天慧對於苗人，不管是那一族，那個部落，和他們總是保持信用，言而有信，凡是自己說過的事，要盡自己的力量，把他作到，所以這時趕緊的把所帶來的貨物，分配起來，在第二日，就分頭去給各部落去送貨，十幾天的工夫，才略微清閒下來，已經把梅梅福姑子急的如同熱鍋上爬螞蟻，起坐不安，好容易盼的佟天慧回轉白雲洞，他們也不管佟天慧是否勞累，立刻就磨着佟天慧，教給他們兩人練龍頭軟鞭，佟天慧因為這兩個女娃子，這麼性急，自己決不先行說破，因為此時，祇有自己這一條軟鞭，他們雖則也有兵器，就是苗刀弓箭，棉繩套索，這龍頭軟鞭是一種特殊的兵器，很不容易練，佟天慧自己先提溜這條龍頭軟鞭，操練了一次，這條軟鞭舞動開，真像一條烏龍，盤旋天矯，這種兵器，施展開，兩三丈內進不來人。

佟天慧收住了勢，向這姊妹兩人說道：「方才我那種練法，不過是叫你看一看，龍頭軟鞭的奧妙，你們還不能就想練那麼快，你們仔細注意着，這幾招，佟天慧把龍頭軟鞭施展四招，福姑子，梅梅，姊妹兩人，他們認為極容易，趕到這條軟鞭一到了他們手裏，就不成了，不止於使不好，反險些被軟鞭把自己碰傷，有時候甩起來，想撤回去，鞭却不如他的意了，不是人使喚鞭，成了鞭使喚人了，

蕭姑子，柝梅，這才知道這條軟鞭的難練，可是決不灰心，也沒減去高興，照樣的揣摩，佟天慧使鞭的手法，佟天慧知道這兩個苗女，實有成就的希望，佟天慧一片血心救助屢遭災害之苗族，詎料稍露鋒芒，竟成巨禍。

(三集完)



1953年11月15日

1953年12月14日

1953年12月22日

1954年1月1日

1954年1月1日



63

